

新 報 家 作

作家膩事目錄

胡適博士的櫃內趣史

陳獨秀之風流債

郭沫若深情輕財

郁達夫服從閹令

郁達夫自承怕老婆

茅盾夫人孔德滋的結合

沈從文向丁玲

沈從文的得妻

巴金拒愛

曹聚仁戀愛之謎

徐懋府求愛碰壁

徐懋府戀愛成功

謝六逸伉儷情深

謝六逸櫃內

謝六逸專搭小火車

陶元德的新夫人

許欽文再墮情網

阿英先生與我的小妹妹

關於滕固

徐志摩戀愛二重奏

劉大杰重拾瓊歡

林庚白苦下功夫

黎烈文痛哭嚴冰之

黎烈文被字闖拒絕求愛

現在應該稱一聲子闖先生了

子闖的戀愛之羅網

白薇痛哭

白薇與田漢的一段姻緣

謝冰瑩左挽右抱

假如沈茲九討個丈夫

沈茲九的蛋稿生活

倪貽德與郁風

女畫家梁雪清

徐暹周多追逐南國女郎

周多一晚未睡

歐陽山如何同舛明相識

韓時英踴躍道上

韓時英香港迎妻

韓時英在香港當導演

韓時英完成兩劇本

施藝存的閨房樂

戴望舒詩人找詩料

戴詩人妙事

杜衡演戲給茅盾看

崑萬秋亦中彈回粵

崑萬秋的女弟子

洪深被東宮皇后垂青

向培良掉入戀愛苦悶中

陷入戀愛迷夢裏的向培良

馬彥祥度鯨居生活

高明的風流眼

高明做舞女的拖車

姚蓬子的靛性

孟十還在杭州也鬧過桃色事件

田單蕭紅的滑稽故事

蕭紅一怒而走東京

田軍將赴日會蕭紅

蕭紅與O夫人

葉露風與趙克臻同居

虎翼野的傷心史

姚克幸與項美露在大華跳舞

姚幸農求愛百折不撓

何其芳之苦戀

章衣萍的一段情場失敗史

羅尼不忘舊愛

王平陵大溜跳舞

周瘦鵑的閒情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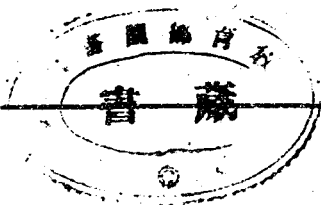
張秋蟲的紅粉知己

大 方 印 務 局

印刷精良
出品迅速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三六一二二

788.82
244
尺



● 作家臚事 ● 二十六年徵集之書

胡適博士的懼內趣史

胡博士……………香園立誓決不寫情書

胡夫人……………贈戒止酒改組小型腳

因為拜訪胡博士，在朋友處閒談胡博士，而談到胡博士生平幾樁趣事，說來十分發噱。第一，胡博士的夫人，在我們理想上猜起來，她必定是一位很摩登的夫人，但是事實上却適得其反，可是她却十分賢慧，至於胡

夫人的樣子，她委實是十足道地的一位土老婆，倘使有人初次見到了胡適博士夫人，決定會使人十萬分的懷疑，懷疑她是否是胡適的夫人，是否是和胡先生睡在一張床上同衾合被的太太，那理由是胡博士乃美國留學生，而夫人却有纏過布帶的小脚，現在雖然鞋頭裏塞些棉絮，變成改組派的十九世底脚，用盡胡博士改造過，終因脚骨硬斜而成爲不新不舊的一種。至於服裝，亦復如是，絲毫沒有一些摩登習氣。

不過話兒又要說回來了，胡夫人習慣完全是舊式的典型夫人，但她是一位有學問的婦女，無論對於胡先生個人，對於家庭，處處都并非有條的處理着，絕對不像劉湛恩夫人王立明女士等那麼會活動，就是胡夫人在家庭裏，除支配僕們做較重家事以外，一切瑣屑事件，都由胡夫人自己親

自動手，至於講到胡適與她的愛情，却始終十分濃厚，原因是大家能夠明白愛的真因，她曾經對人說過，我的胡先生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曾經有人說他和陳衡哲女士講過戀愛，但是我知道我的胡先生決定不會，因為胡先生很明瞭交際的女性，眼界很高，摩登的女性，秉性活潑，倘使以秉性活潑眼界很高的女性，娶來做主持家務的老婆，安能求其樂趣，所以我很相信沒有這回事，你們瞧吧，胡先生至今雖然大名鼎鼎，外面可有一位情人找得出嗎？這便是他不談戀愛底所謂事實勝於雄辯。

再有一點。胡先生早前很喜歡呷幾盃酒，胡夫人對於博士之飲酒，是認為不滿意的，一則上床接吻，酒氣難熬，二則酒易傷腦，身體健康有關，所以她便想了許多方法，去勸胡博士戒酒，但她又不忍拂逆博士的興趣

的意旨而強行迫勸，因此曾經用過很多法子，去勸胡博士，結果，則在胡博士四十大慶的日期，胡夫人便送一隻『止酒』二字的金戒指與胡博士，而胡博士也知伊用心而絕對的戒除了飲酒，所以今日縱使人勸胡博士吃酒，胡博士必聞戒而止飲，決不講交情。

此外再有一些，就是胡博士文章固已馳名海內外，但，絕對不肯寫情書，他所以生平不寫情書的緣故，也是因為夫人關係，記者曾得諸傳聞，說胡博士爲了一位女人寫給他一封信而對夫人面前跪下去，對天罰誓過，他對天立誓的說過生平不寫情書，如寫情書，聽憑閻令處置等話兒，因此，胡博士非但不肯『富易妻』，而連情書都未寫過的。

陳獨秀之風流債

久嘗銜窗風味之陳獨秀，當其未入故都創辦「新青年」以前，曾寓居上海甚久。陳性好挾邪游，與當時名妓紅媛老九昵，既而紅媛隨大腹賈去，陳往與話別，竟至揮涕不已。返後，又託疾假臥不起旬餘。事爲其友所聞，競來慰勉；并勸使重振旗鼓，陳以經濟拮据對，友乃假以資，導往游戲場，令降格以求，時大世界方新張，韓莊之流悉厝集其中，陳顧而大樂，有暇輒往流連，常數夜不歸。

某日，遇一少女，爲韓莊主人之女而掛名于某女校者，陳氏視爲奇貨，目成以後，相偕至某旅社宿焉。後月餘，陳應某慈善團體之邀，前往演

說，聽者數逾千人；當陳入門時，卽有胸懸招待徽章之女郎，趨前迎迓，若與素稔。旁有知女郎底蘊者，咸目兩人而笑；陳亦大爲詫異。細視之，則昔日橫陳之姣妹也，不禁且驚且喜；驚者恐其宣布祕密，肆爲挾；喜者以其妙趣環生，而從此更可不須纏頭資矣。追演講畢，陳方坐休息室中，女郎亦嫻嫻入，大聲向人言已曾受陳先生教育，令伊茅塞頓開，今陳先生來此演說。故本人義不容辭，自願任招待之職，想先生亦必不以此爲不樂云云。陳聞而大窘，危坐悚然，如死囚之待刑，差幸向之祕事，毫未道及，祇唯唯稱是。其時聞者雖已盡燭其隱，特震其名，不欲窘之也。自後女郎常藉此以要陳，損失頗不貲云。後年餘，陳赴平，與胡（適）劉（半農）諸人共創辦「新青年」，其名更著。已而以討論舊劇，與今名記者張

繆子筆戰，繆子不爲屈，陳乃訴之北大校長某公，蓋繆子時方肄業北大第三院，因遂除名。陳躊躇滿志，每遇所識，輒津津道之，以自鳴其得意，人以其假公濟私，多不直其所爲，而陳未嘗或覺也。

西廂記

胡考寶聚仁合作
魯迅先生序文

每册實售
一角五分

上海卡德路郵局南首
千秋出版社發行

郭沫若深情輕財

郭沫若是一個熱情奔放的詩人及小說家。但他却是留日學醫的學生。返國後，在滬上爲泰東圖書公司編輯「創造週報」等雜誌時，和他的日籍妻安娜女士及二子的生活是困難到了極點。但是，因爲他們的雜誌得到青年們普遍的歡迎，還有好友成仿吾郁達夫等共甘苦的合作，精神上倒很暢快，不過郭氏的家屬知道他在上海過着受難似的日子，乃在四川成都創設省立醫院時，由他胞兄的介紹，聘請郭沫若在院任職。這在郭沫若本來是很合適的職業，因爲他是日本帝大的醫科畢業的。

他哥哥在未得郭氏同意之前，竟派人遠遠地從成都來滬，並寄來一千

元匯票一紙，當作旅費，來接他動身赴川，當下，他倒也並無拒絕之意，只是既不歡喜，也不有所不樂，呆呆的接待了來人。可是，隔了一晚，再見那來迎他去川的人時，他竟祇說兩句話：「我決不願去，一千元旅費我也不要，請帶回去！」把匯票還了來人，逼着人家很快的離開了他家裏。

事後，朋友們猜測地說：這一定是爲了那日本妻安娜的關係，因爲郭氏在川尙有父母爲他娶的妻子，回川去了那個妻子一定和安娜會發生衝突，所以安娜不許沫若去川，沫若也只得拒絕那好職業了。這話傳到安娜耳中，她竟大呼冤枉，於是郭沫若說了：「他們要我回川，關於那名義上的妻，他們答允一定不跟我見面，所以衝突是不會有的。安娜呢，因爲可憐

我那個妻，又想從此過安定生活，所以力勸了我一夜了，要我去成都就職。但我拒絕了！原因是學了醫科不用倒無罪；去當醫生診治病人。却不過造成由我殺掉幾個人的罪惡而已！」

武則天

張鴻飛繪圖
黃綠說明

每册實售
一角五分

~~~~~  
千秋出版社

發行

## 郁達夫服從閩令

### 索稿請走王映霞的路線

正如畢三們之有派別一樣，文壇上的疆界是永遠打不開的，譬如現在幾個代表一派一幫之刊物的執筆者，斷不會在別的代表一派的刊物上寫稿，同樣，以穩健之姿態出之的刊物也不會有其他一系的文字，郭沫若給刊物寫稿，先要看那些人是什麼人，然後決定寫否，稿酬不稿酬倒是其次。

現在和郭沫若同樣碩果尚存的創造社作家，只有郁達夫有時尚肯動筆，但是現在他決心做好官，同時他的頹廢的煙土披里純尚未消散，所以喝酒吟詩之外的應時文章，是像章詩人一樣，連屁股也懶於去摸了，不過有



一條路，十拿九穩的，就是求援於王映霞，據說，郁遼夫答應人們的稿子，倒十有八九是映霞給他催生出來的，她在三杯三盞之後，對着郁先生說：「人家的稿子，三催四促的，趕快給寫了去，趕快給寫了去」，這樣，少產不產的郁先生，有時就有文字出世了。

不過映霞的路線，誰走得通呢？沒有法子親近她的人，難道可以唐突地寫信請她催促嗎？據說，這一問題，也有十拿九穩的路線，那就是求援於作家羣的太太最妥；只要是作家羣的太太，向她說一聲，她會負責給執行的。

## 郁達夫自承怕老婆

新文學家郁達夫先生既以潤資所積，在杭自建風雨茅廬，落成以後，應陳儀主席之招，宦遊閩嶠，復遙領上海論語半月刊之輯務，月入甚豐，生活裕如，關於郁氏在閩動定，報章時有刊載，聞其從政餘閒，不忘風雅，與省會文藝界過從甚密，文人結習，宜爾爾也，近據福州歸客談及，郁氏常至福之華報館盤桓，該報爲小型三日刊，主筆政者，與郁友善，故遂時相往還也，前於陰歷花朝，郁氏又應該館之邀，赴可然亭小酌，於下午六時與集，席間言笑，頗多趣屑，如郁之言曰，閩有四美，一溫泉，二山水，三少女，四飲食，觀此可知郁氏在閩之樂也，該館有一記者，因問郁

曰：此間樂，先生何不挈映霞夫人來耶，郁氏笑曰：內子亦有來閩之意，刻己囑吾覓一適當寓所，蓋伊前聞人言，貴地女人甚美，恐我逗留既久，有所沾染，我曾復書申明，所居青年會宿舍，依例女賓不得入內，然伊猶不放心，仍欲來此監視我之行動也，該記者乃又問，然則先生亦有季常癖乎，郁氏笑頷之曰：誠然，誠然，因述一懼內笑話，以自解嘲，謂有同感懼內之苦者數人，相約開會，議謀抵抗，主席方致詞，門忽砰然關，視之則其妻也，一驚而死，魂見閻王，問其所以，當即實訴，閻王怒曰：世間豈可容此等潑婦，命左右鬼役，速往拘來，不意語猶未畢，忽聞清脆之聲，則閻王亦被其妻摑一掌矣，閻座聞之，莫不噴飯，酒後雅譚，事甚風趣，卽此一端，可見郁氏在閩，真有此間樂不思蜀也。

# 茅盾夫人孔德滋的結合

## 全靠一封真摯熱情的信

關於茅盾先生的事蹟，讀者想來知道得很多了，可是我現在要告訴諸位的，是他早年在婚姻問題上的一段糾紛，這一點是還沒人講過的。

茅盾沈雁冰是浙江湖州人，當他在北平的大學裏讀書的時候，家裏早給他定下了一門親事，那對象就是他的同里人孔德滋女士。在幼小的髫齡時期，他們常在一起玩耍，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父母給他們作爲配偶，原是很好的事情。本來已定於雁冰大學畢業的那年，舉行婚禮。

不料雁冰在行將畢業的時候，因受新思潮的洗禮。便厭棄舊式婚姻，

所以逼着媒人向孔家說去，要解除婚約。

這時，恰當德滋父母喪亡，一家人家，只賸了她和她的弟弟孔另境兩人，稚弱的孤兒，沒有人照料，也沒有依靠，夠多可憐！德滋原是想早日出嫁，生活上能得到丈夫的幫助的，孰知晴天霹靂，對方提出了退婚問題，這於在熱望中的孔小姐是何等深重的打擊啊！故此她日夜啼泣，憤不欲生；可是一轉念間，她却又想出了一個大胆的很好的辦法來了。

孔德滋小時也曾讀過一點書，不過只有小學畢業生的程度，而人很聰明伶俐，平時常看看書，倒也能夠寫寫信。這時，她在憤慨和絕望中，大胆地寫了一封信給雁冰，敘述她的種種苦況，以及如何殷切的希望。信中又說到過去一些兩小無猜，親切無邪的生活。信寫得既真摯又熱情，而且

很長很長。

雁冰讀到了那封信，一方面詫異德滋的程度，並不如意想中的不可教，一方面則被那種熱烈的懇切的情意所感動，頓時把離婚的主張打消了。而不久，他們便結了婚。讀書問題是德滋暫時不必去進學校，在家裏用功自修。

後來雁冰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在外面租了一幢房子，便把德滋也帶到上海，送入愛國女校文科讀書。初進去時，程度還夠不上，靠了面情才進去的，可是不久，她便超出了同學之上。尤其是思想的進步，更非那些小姐太太們所能及，雁冰自然心滿意足的了。

## 沈從文同丁玲

### 看過一次電影

成名的作家們，出身幾乎都是很苦的。其實多半也正是爲了生活不好，才肯努力求成就，所謂「辛苦的攀爬」，於是爬着爬着，終有一天達到了所期望的目的，而開始過着舒適的日子，從這時候起，過去的不幸的生活，當然也就可以忘掉了。這理由，如果開一下玩笑，大概就是因爲「人生朝露」，在矛盾制度的世界上，人們只能顧到目前的罷？

記得沈從文從前沒有成名的時候，在湖南當兵。後來胡也頻編北京「京報」副刊的當口，沈從文冒險投稿幾次，得到胡也頻的青睞，給它發表

了出來，於是他便常寫些東西寄去，但是生活也並不見好，我最記得沈從文有一次親口向我這樣說：「我有一次拿到幾毛錢的稿費，和丁玲到「真光」去看電影，散場後，袋裏只賸了幾個銅板，我就買了一包落花生，同丁玲一邊在馬路上走，一邊吃着。那時候的生活，真是太浪漫了」。

沈從文先生把從前窮困的日子，解釋為僅是「浪漫的生活」，倒是頗可尋味的。

現在呢？沈先生向我說：「那種浪漫生活是不行的，只能年青人幹幹」，所以現在沈先生白天跑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晚上回來，左擁嬌妻，右手執着一本詩集，向很軟的沙發上一坐，屋裏生着火爐，面前是一張日本式的矮桌子，電燈上罩着杏黃色的燈罩，放射出很有「詩意」的



燈光來，高興的時候，打開留聲機，唱唱外國片子，於是乎，誰不說從前的「浪漫生活是不行的」呢？

# 閻婆媳

一角五分

金劍凡畫余乃使說明  
上海千秋出版社發行

# 沈從文的「得妻」

每日上書於「皇后」

持之有恆居然奏效

胡適博士曾幫過大忙

中國近代產量最多的作家，我想讀者們一定會承認是沈從文吧！沈從文在十餘年前，曾經歷過極窘困的環境，他之能夠在中國文壇上佔有現在這樣的一個地位，自然是因為他肯「埋頭苦幹」，刻苦忍耐的必然收穫。

大家只曉得他於文學的努力，而有今日的成就，可是他在「戀愛」上的

同樣肯下苦心，忍耐，致有今日的美滿快樂家庭，恐怕很少有人會曉得。如果讀者看完了下面一段關於他戀愛上的記載，就能曉得「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是實在有點道理的。

沈從文現在的這位夫人，從前是天津某中學的一位，「皇后」（好像是南開中學），人長得漂亮不算，又擅長交際，沈從文不知道如何竟會認識了她，自從認識起，沈從文便鍾情於她了，可是人家整天有不少雄俊的男生們包圍着的「皇后」，怎麼會看得上像沈先生那樣又矮又瘦小的男子呢？沈先生不僅個子矮小，就是講話時也是聲音微弱得如貓兒叫，而且還有一種舊禮教女子的羞澀態度，因此很顯然不能中意「皇后」的芳心。

沈先生並不爲此灰心，仍是每天去找她，碰了釘子就寫信，到後來釘

子碰多了！信也就多了！好在寫文章是沈先生的拿手戲，而寫信寫文章又都是一樣的工作，像這樣連寫了一年多的信，沈先生郵資着實用去不少，最高的紀錄竟有一天寫了數封信以上，且從未間斷過一日。

沈先生這樣的下苦功夫，於是讓「我的朋友」胡適博士也感到心中大不忍，博士跟「皇后」本是有些親友關係的，便自動到「皇后」那裏，爲沈從文說項，請求「皇后」回心轉意。

「皇后」真是那麼硬心腸嗎？不！她是早被沈從文的「忍耐」所感動了！又加之沈先生信中總是那樣一股溫柔勁兒，從未埋怨過她，再湊上「博士」於中說兩句好話，心也就早軟了。

現在沈從文得享受到美滿家庭的幸福，固然一半應歸功於博士；而一半則還是仗了沈先生自己的「鐵尺磨成繡花針」的苦功夫，才會奏效啊！

## 巴金拒愛

盧葆華追求

曾今可拉馬

直到現在巴金還是一個獨身漢，雖然年齡已經三十以上了。去年他在東京的時候有人說他追求謝冰瑩，大約不是真的。但是我們却知道他三年前曾被一位自命爲女詞人的盧葆華所追求。那位女人做了很多詞叫曾今可轉給巴金，曾今可居然大盡其做媒的手段。可是巴金却板起臉孔拒絕了她，同時也使那位葆華女士失望了。有人以爲巴金會獨身到老的，這也許可能，不過巴金如果能遇到一個他所愛的對手時，他也不至於決不戀愛的。

曹聚仁

「戀愛之謎」

對象爲曹氏的高足

有這回事何必更正

在社會日報「先生開七弗八搭集」中，有這麼一段：

與友人數輩，飲於茶室，談鋒偶及兒女事，陳思因顧我曰：「若僕者，尚可與人談愛否？」訊其年，則三十四，猶禪我一齡也，<sup>\*</sup>因微笑答曰：「我固不能謂爲不可也，君年若不可，我詎非更無望耶？」陳思大笑，蒞藜亦曰：「西洋人士，年當三四十，正其談愛之年也，有何不可？」

（陳思者，即銘銓畢露爲廣大讀者所擁戴之該報作者曹聚仁先生也。

最近，某報上載曹聚仁將和他的夫人王春翠女士離婚的消息，已經由曹氏託人在報上更正，這並不是在本題之內的；不過是略爲述及而已。不過曹先生最近有着一件戀愛之謎，却是許多朋友們所共知的。

「戀愛之謎」的對象，是務本的畢業生，織雲女士，從前是曹氏的學生，「謎」的發生，是差不多已有一年以上的歷史了。

織雲女士在過去時常爲生活書店出版的「太白」上撰稿，不久前，社會日報上也登過她的稿子，在她去領取稿費的那一天，織雲女士和她的女朋友一起去的。稿費領到後，織雲女士想去買一件旗袍料；因爲曹聚仁

先生要和他們一道去買，他的女朋友就離開他們單獨的走了。

後來報上會登一段織雲女士將要結婚的消息，她的朋友們跑去告訴她，並且叫她去函更正，可是她說：

「本來就有這麼一回事，何必寫信去更正呢？」

織雲女士結婚的對象是誰，我們不知道，和曹先生有沒有多少關係，則更不知道。不過，近來有許多朋友們是時常發現他們在一起散步或者購買東西的。



## 徐懋庸求愛碰壁

我之與懋庸相識，還是在他未成名之前，演戀愛悲劇的時候。不客氣的話，我還是他的老大哥——我在勞大大學部，他不過是中學部裏的學生——假使他不演一幕悲喜劇，恐怕我至今也不會認識他的。而現在呢？他已是一個名作家，我則依然一個窮困的教書匠。

一天早晨，大家都同在一起早餐的時候，忽然許多奇異的目光都集中在我面前一張棹上，中間還夾着一陣譏嘲的笑聲。我當時，覺得非常的詫異。什麼一回事？不禁向同棹的人探問。一個坐在對面女同學就鼓着小嘴，很憤慨的一面用手指着前面棹上說：你看！竟有這樣怪人？簡直是有神

經病——何女士不過同他在一起開過幾次研究會，他就貿然向她求愛——肉麻的信不知有多少，她總是置之不理。前天晚上，他忽然對她發最後通牒，說：一個社會主義者，應該無條件的戀愛，自由的配合——假使她再拒絕他的愛，就是表示戀愛有條件，配合不能自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他將爲主義而犧牲，永別人間而葬身黃浦中以警省她小布爾喬亞的迷夢。果然——他昨天沒有回來，訓育主任正在發急。今天早晨，忽然跑回來吃早飯，你看可怪不可怪？我順着她手指的方位一看，原來是一個面目焦黃，一張大嘴塌着鼻孔的男子，穿了一套灰色中山裝，現出寒酸的樣子。不禁嗤的一聲笑起來，她又繼續的說：他的名字更加古怪！怎麼叫做余致力？——那時徐懋庸叫余致力，至今勞大同學尙有僅知余致力不識徐懋庸者

——把總理遺囑上三個字做名姓，真是名副其實的『怪物』！所以他這一次預備自殺，我們女同學也預備做一篇遺囑，不過太便宜他了。她這一席話說完了，我們也都吃好走開。不過，好些時壁報上和笑話中總拿這件事作爲資料。

據說，後來懋庸向這位女士還送過四塊雞蛋糕被壁還，寫過幾封信又被壁還，終於意懶心灰不再追求了，不過余致力三個字是全校皆知的，最近懋庸有無愛人，尙不知悉，而何女士早已樹綠成陰子滿枝了。想以懋庸現在的文名，物色佳麗，也很便當吧！

## 徐懋庸戀愛成功

徐懋庸軼事，談之者衆矣，彼在勞大時，因國文清順可讀，乃爲該校教授陸某，介紹其投稿於報章雜誌，後因投稿之刊登權不操於彼，乃倡而自辦「弧舟」雜誌，後即隨陸氏赴浙江「臨海」尙文中小學執教鞭，執教之時，因年已弱冠，中饋猶虛，遂與該校女生劉蘊文發生戀愛，最後乃由愛而婚，現已生有子女各一，蓋亦美滿姻緣也，劉與徐同居於金神父路花園坊，但蘊文有一姊，亦具殊色，且能文，與妹丈徐懋庸，亦頗相得，今蘊文之姊，（即懋庸內姨）雖年逾花信，猶不云嫁，論者莫不奇之，而成爲不可思議之一問題焉。

謝六逸伉儷情深

有事爲證

從北四川路步行到東亞  
且行且談說是富有詩意

在報上看到謝六逸先生權內的記述，因此使我回想到謝先生跟他太太情愛的濃厚。

當民國十五六年間，謝先生同他的那位太太一同在北四川路上的一家女子中學教書。這時他倆正在戀愛時間，還沒有經過結婚的儀式。謝先生在那個女中裏担任的是中文日文課程，而他的未婚妻却是一個道地英文

教師。有一次，他們同事中的一個，在南京路的東亞酒樓結婚。在下了末一班課的時候，同事們都趁着汽車前去道賀，而謝先生和他的太太，拒絕跟他們一塊兒走，同着未婚妻子小路從北四川路一直步行到東亞，等他倆走到那邊的時候，同事們已到了很久了！中間有一個打趣着說：「謝先生爲什麼到得怎樣遲呢？」謝先生却涎着臉說：「且行且談，不是太有詩意嗎？」許多人聽了他的話，都禁不住笑起來了。

不久謝先生就跟那位女士結婚了！過了一年，就產下了一個女孩。那時候的中國社會裏，還有着「重男輕女」的下意識的。而這位謝先生却獨持着異議：「我生平最愛女孩子！願她永遠「弄瓦」就滿足了。」

現在環繞在謝大教授膝下的，是否有位男寶寶？這恕筆者不知道了。

而謝先生是否仍舊獨持着異議，或者爲了太太胎氣的轉變而改換了口風，這也有待於「容探續誌」了。

汪子英畫

翠屏山

每本實售一角五分  
千秋出版社總發行

## 謝六逸懼內

復旦新聞學系及中國文學系主任謝六逸，在文藝界及報界中，是相當兜得轉的。但他的工作不過翻譯些日本小說，和寫些散文和隨筆而已。他的夫人却很厲害，當他到復旦授課時，每天早晨發四角錢車資，身上不准多帶一文。月終支薪及稿費收入，也得全數點交給他夫人，不得一錢私進腰包。曾有一位同學因為家中的錢還沒有寄到，所以他向謝先生暫借五元，謝先生說：「借是可以借給你的；但是你必須說明何日歸還，因為我必須向內子說明了，才可以借給你哩！」一時校中傳為笑談；謝先生懼內之名，也因此而傳遍於復旦了。



## 謝六逸專搭小火車

同學擬寫信給謝太太

勸多給車資改搭汽車

是以救喘急而資從容

謝六逸在暨南任教，要早退幾分鐘去趕滬翔小火車回家，急步疾走，形極狼狽，同學勸他搭公共汽車回家較便利，他說那不經濟。原來趕搭小火車只花一角錢，比汽車可便宜十一枚銅元，我們聽他的課的幾位同學，擬寫信給謝先生的太太，請她每天多給他點車費，以救喘急而資從容。

——但不知乘汽車歸家要遲到幾分鐘，謝太太對此能否照准？

## 陶亢德的新夫人

不但丰姿妍麗

而且擁有多金

幽默文壇上的大亨陶亢德，現在是靠幽默發了一票財了！最初他是和林語堂，合編『論語』，以後又在良友與林語堂，徐訐合編『人間世』，現在是幾個幽默作家合資發行的『宇宙風』的實際上的編輯，這是陶亢德成名的簡短的過程。

陶亢德所以能在現在的文壇上雄據一角，當然是跟林語堂合作的結果。而陶亢德在主編『論語』以前，他的前身怎樣？恐怕讀者們是很少知道

的。

據說他本是一個錢莊店倌，（以他管理『宇宙風』發行事宜的理財精明，倒頗有幾分可能。）他的和文壇發生關係，遠在幾年以前，在鄒韜奮辦生活周刊的時候，陶亢德也是一個有力的幫手。不過那時候，他還沒有以原名「陶亢德」三字與讀者周旋，他的筆名是「徒然」，現在生活書店單行的「徒然小說集」，差不多已快三版，却仍舊擁有多數的讀者，這部書的作者，就是現在幽默文壇上負有盛名的陶亢德先生。

現在他編『宇宙風』的代價，是月支三百元，而他個人生活的富麗，却不是這少數編輯費所可維持的。他現在的一個北平新夫人，是慕他的文名纔委身以事的，不但映麗多情，而且是閨閣門第的一位小姐；所以有人說：現在陶亢德是交上妻財運了！

風流教師

## 許欽文再墮情網

因失戀而遁世  
跑上了峨嵋山

「人怕出名豬怕壯」這一句話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現在我們文壇上的紅角兒許欽文，就是這一句俗話很好的例子。

說起許欽文，不禁就要令人連想到數年以前在杭州發生的一幕同性戀愛的慘殺案了，這一樁慘案，是聳動了全國的觀聽的，而許欽文也因爲被此案牽連在內的關係，而格外聲名洋溢了。

這樣一樁驚天動地的桃色慘案中的主角——許欽文，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這也是也許是有些讀者們所不知道的，筆者與這一位作家會到過好幾次面，在這裏可以說一個大概，許欽文是紹興人，今年已將近有四十歲了，他的裝束和輪廓，是頗合乎一個標準文人的資格的，有一張長長的臉龐，人瘦得簡直是皮包着骨頭，不善於裝飾，一年到頭穿的總是一件藍布長衫，他頭上的頭髮，差不多要歇三四個月纔剃一次，非等到鬚鬚長上一寸多，不肯到理髮店中去一次，許欽文這樣的一副尊容，有許多人見了他，往往疑他是一個老槍階級，吃黑飯的朋友，可是實際上他不但吸鴉片烟，簡直連香烟多不抽一根。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這倒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話，不是嗎？

像許欽文這一副尷尬相貌的人，人家猜他一定是一個老實的人了！誰知他在杭州省立高級中學當國文教員的時候，學生們就替他取了一個「風流教師」的別號，從這別號中就可以推想得到他的浪漫了。譬如陶思瑾與劉夢瑩的血案，雖不是爲了他，但是許欽文是他倆的情人，却是事實。

自從這桃色慘案發生後，許欽文吃了官司，可以說是得了一個教訓，出獄以後，行動便比較規矩了一些，沒有以前那樣的浪漫了。

可是爲時不久，許欽文跑到四川某師範學校去做教員，偏偏這一所師範學校裏，有許多的女學生，其中當然不乏姿態曼妙的，在這樣一個粉紅色的環境中，許欽文的心是又熱烈起來，不久就與一位女學生愛上了，兩下裏頗爲「熱落」，可是許欽文這一個人，良心也實在不好，原來他對於

這一位女士祇認爲是暫時的精神安慰者，在另外，他還愛上了一位校花邵小姐，用盡千方百計，熱烈向她追求，不過這一位邵小姐，實在是看不起許欽文，結果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許欽文自己以爲是失戀了，他要避免這悲哀，便辭去了女師的教職。

最近，據說他到峨帽山去了！雖然沒有削髮做和尚，可是已經有點遁世的念頭，據他寫信報告朋友說：他發誓決計不再貪戀這十丈紅塵，預備老住在峨帽山上，多看一點書，多寫一點文章。

但是，這位風流自賞的許欽文真能終老峨帽山嗎？正恐是一個悽問  
咧！

## 阿英先生與我的妹妹

錢杏邨，安徽望族，性好文學，十餘年前即於周劍雲主編之「解放畫報」中撰稿，有新詩，有小說，固一新人物也。旋以「電影是比文學更大衆化的教育工具」，乃入明星任編劇焉。

賦得並不十分厲害的賦事就發生在「作爲一個電影劇作人而存在的」時期的。

錢杏邨在明星是被幾位導演先生稱爲「先生」的，三分之一的原因是尊稱，三分之一是不便叫真名字，再有三分之一的原則是爲其打扮：粗布的長衫，老式的布鞋，還有一條領子特別長着一寸而將捫扣扣好了的怪



裝。然而，不知從那一天起，錢杏邨背後時常跟着一位少女了。說是「她很喜歡電影，所以領她來看看」；若是我，或是你，時常帶領着一位少女，朋友們很容易想到邪路上去的，而對「先生」并不然，因為他對這位少女從來總是像「春香鬧學」裏的老先生對春香似的；一本正經。

大概是日久玩生吧，漸漸地，從小動作方面，大家有些看出來了；尤其是電影界裏的人，這些事實真是看得多，做（戲）得多，都瞞不過誰。可是大家只在背後當作一件新奇的豔聞談談而已，并不加以當面吃豆腐。因為是「先生」。

又過了若干天，這位小姐竟然被派在明星公司中演戲了，海報上與胡蝶嚴月閒鼎足而三，這是社交界中不見經傳的小姐初次跑上銀幕的空前的

奇蹟！

伊何人？「三姊妹」影片中之「我的小妹妹」林莉是也。倘使這篇東西被「先生」看見時，大概「惡劣惡劣」的四字評是會有的。

# 虞美人

茅鳳言畫  
一角五分

上海千秋出版社發行

## 關於滕固

### 一段粉紅色的記載

愛上交際花，原來是個石女。

想娶女國醫，險乎上了大當。

吃了虧改絃易轍，夫人相夫有道。

滕固，文學家，考古家，政治家。

說起他的身世，倒是很足以引起人們的感慨的，他的原籍是江蘇寶山，他和他的母親在封建的環境裏飽受了宗法社會的侮辱，由於各方面的嚴

重的刺激，使滕固對舊的一切引起了極端的仇視。

他獨自跑到日本去留學去。

留心於文壇的歷史的讀者，大概不致於忘懷吧，在創造社的初期，滕固也是一員社內的戰將，這就是因為他和達夫沫若同是留日學生的緣故。

（誰都知道，初期創造社和初期學藝社，一樣都是留日學生的集團。）他是一個唯美派的小說家，「迷宮」，便是屬於這一派的代表作。

留日學生在日本的時候，好像總免不了要找一點羅曼斯克的色彩在他的生活史上襯染一下似的，明顯的證據：沫若的夫人便是誰都知道的道地日本人，所說滕固在日時，也要和一個日本看護婦鬧過熱戀的巴戲，可惜筆者對此不大詳細，未便虛加揣擬，現在所談的却是滕先生回國以後的戀

愛史。

記不起是民國十四年還是十五年了，滕固從日本東洋大學文科畢業回國，不知怎樣的給他認識了一位張小姐，提起這位張小姐的輪廓，筆者雖未曾親眼拜識，但據別人說真是嬌小玲瓏，和香扇墜一般，那時候的風氣沒有現在那樣開通，張小姐既不會跳舞，又不會唱歌，可是因為很歡喜和男性交際，在當時的交際場中已儼然是一朵「交際之花」了，她和滕固着實纏綿了一個相當的時期，但是始終不及於亂，連滕先生向她求婚也遭拒絕了，滕固疑心她另有對象，便一怒而投入了另外一位蔣女士的懷抱，事情可真有點奇怪，當滕固與蔣女士戀愛的時候，那位張小姐却又像戳傷了心那樣地痛苦起來，當時一般人都猜不透張小姐究竟是何心理，後來有人傳

出來，說張小姐原來是一個石女，這個閻葫蘆才算打破了。

可是滕固這時候却已在蔣女士的懷抱而沉醉了。

這位蔣女士據說是一個「女國醫」，滕固和她結識之後，居然進展非常順利，當然囉，戀愛的結果總不免要轉到婚姻的階段上去，滕固之戀又何獨能夠例外，於是滕先生便依樣葫蘆的來了一次求婚的把戲，僥倖得很，這位蔣女士居然一口答應了，不過有篇橫眼作爲交換條件，計開金鋼鑽手鐲，金鋼鑽戒子以及其他什麼什麼的寫了一大張，總而言之，估計這篇賬的價值，雖然不到三萬五萬，至少也得化上那麼一萬八千，直把個窮措大的滕先生嚇得屁滾尿流，美滿的希望給打得粉碎了，而場面上又不便示弱，於是祇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從新又往日本一溜，這件粉紅色的故

事，便這樣糊裏糊塗結束了。

據滕先生告訴人家說，他的這種手段便叫做「逃婚」。

滕先生「逃婚」之後，蔣女士便嫁給一個資產階級做了小老婆，結果是在法院裏提了一張「誘姦」的狀紙，向那資產階級敲了一下竹槓，走了。

滕先生聽見了這個消息，不免吐了一下舌頭，暗暗地叫着「好險啊」

！

然而戀愛可以不鬧，老婆却不能不討，滕先生吃了摩登女郎的虧，便改絃易轍，索性去娶一位人家的丫頭來做老婆了，雖然粗腳大手，脫不了灶下婢本色，但據看見過那位丫夫人的朋友說，倒是面團團地不失為載福之相，果然，現在是做了要人太太了。

據說這位丫夫人的家法極嚴，她在滕固的面上，真是頂有權力，滕固很聽她的話，每月有多少收入，一個大錢不敢短少，全部捧交夫人掌管，也幸虧這麼一來，滕先生可以在公餘之暇，享一點優閒的清福了。

不應該感謝丫夫人相夫有道嗎？

帝按：我的朋友滕固先生，思想遠大，二次到日本去留學，我們所知道，確能專心留學，對於政治，尤有心得，現在職於行政院，深為蔣氏所器重。



## 徐志摩戀愛二重奏

志摩是海甯人，父親是相當有錢的。他本來有一個妻子，據說是張公權的妹妹，但是志摩在上海時，又戀上了和唐瑛齊名的陸小曼女士。

陸在那時上海的風頭，決不在目前的莫名其妙什麼貂斑華，陳愛倫之下。因為陸不但年青貌美，同時也懂得一些文藝，所以，志摩愛之甚深。這也是習慣了，交際之花，沒有一個不愛串戲，陸當然不能例外，她一天，決定在某一個游藝會上演玉堂春一劇。這時候，志摩和她正在打得火熱的時候，因為要助她的興，再因為朋友的鼓勵，志摩居然用幾天功夫，學起京戲來的了。

玉堂春裏最簡便的角色，是王公子，而最配志摩當時的身分和胃口的角色也是王公子。於是志摩就學王公子一角。

到底時間很短，所以，登台的時候，幾乎鬧起笑話來。成績不佳，是意中事了。

志摩和小曼的結合，他的家中，自然不讚成的，但是志摩堅決的意志，終於使家庭屈伏了，於是，他就和小曼同居了。

和小曼同居以後，志摩似乎漸漸不高興小曼行動起來了。但是小曼並不體諒他，於是志摩就起了「海韻」的哀歌：

「女郎，回家罷，女郎，

那天邊扯起來了黑幕，

頃刻間有惡風波，

女郎，回家罷，女郎！

而我們的小曼呢，她唱着

「啊不回家我不回；

我愛這晚風吹；

你看我回旋舞，

學一回海鷗沒海波」。〔翡冷翠的一夜〕

在這一個時候，志摩當然有些失望了，但是他還是愛着小曼的。

辭去了光華的教職，志摩到北大去教書了。在北京，有一個較之小曼

在上海更出風頭，同時也更美麗更有學問的女人。那就是梁任公先生的嫡

婦，梁思任的夫人，林徽音女士，她和志摩，大概早就認識了罷，這一次，他們接近的機會更多，自然，更快的進到了一個奇妙的境地。

梁是徐的好友，而徐又非常愛林的。這一件事怎樣辦呢？於是我們的詩人，又唱起來了：「我有一句話，但沒有說出」；這當然，是向林女士說的，林女士也曉得。就馬上回他一首詩：「不說了罷，說也徒然的」。（大意）這一點，志摩也知道。所以，後來直到志摩死，都沒有向林徽音說過一句「愛你」的話，而在他們的朋友之間都知道（甚至梁思任也知道）他們是戀愛着，是用着伯拉圖的戀愛方式在戀愛着。

志摩死後，北平方面的追悼會，一切佈置，都是出於林徽音一人之手的。在開會的那天，白衣淡素的林女士。是悲不自勝，泣不成聲。

現在志摩已經長眠六載了，我們不知道林女士是不是淡忘了我們的詩人？假使沒有，我們到替林女士着急，憂尙且能夠傷人，何況切骨的悲哀呢？

繪 忠 徽 竺

笑 三

分 五 角 一

社 版 出 秋 千

# 劉大杰重拾墮歡

## 文壇上永留豔跡

這是劉先生的一件風流韻事：

他現在的那位有了幾個孩子的太太，就是當時武漢時代的革命女同志，和劉先生是同學，劉先生一見傾心，熱烈地追求着，不料那位太太却並不表示愛他，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在劉先生當然非常難過。

不久之後，他的太太不知爲什麼事被學校當局開除了，悄悄地從武漢到了上海，湊巧劉先生也抱一顆劍傷的心流浪到上海，於是又在上海碰到了。真個是「同是天涯淪落人，」說不盡的同病相憐，這在劉先生看來真

是極好機會，墮歡重拾在此一舉，天假的奇緣，豈可輕易放過，於是劉先生集中全力，幾乎是抱了剖斧沉舟的決心，拚命進攻。

終於，所謂「有志者事竟成」，熄滅了的熱情從復狂烈的燃燒起來，劉先生勝利了，高唱着凱歌，和這位太太一同鑽進了愛神的翅翼之下，實行同居了。

幾年來愛情日見融洽，夫唱婦隨，享不盡閨房之樂，現在居然綠叶成蔭子滿枝了。

久不見劉先生的大作了，聽說是在線裝書中找材料，想來該很得意吧。

多方面的學者

## 林庚白苦下功夫

林庚白是現代文學家，——政治，詩歌都十分來得，可算得多方面的學者，他原籍是福建閩侯人，不知什麼緣故，後來又轉入江蘇省籍，他曾卒業於北京大學，擔任過中國大學及俄文專修館法學教授，衆議院及非常國會祕書長，過去他的思想和行動都離不了布爾喬亞的色素，「轉變」是最近六七年間的事，他著有：「庚白詩存」，「走那一條路」，「赤裸裸的我」，等書。

十六歲那年，他就與許公心女士結婚，後因雙方情感和思想各走極端



，於是在一九二九年就宣佈離異，從那時候起他就時時刻刻都在追逐女人中，數年來的確耗費了不知多少有用的精力，結果却受了大大的失望，於是最近他又鬧出許多桃色的笑料，看了真會教人捧腹。

有一次，這位庚白詩人到朋友家裏去，他在朋友家裏發現一個女人是很可愛的，當他知道這位小姐還會寫寫文章的，愈覺得他是一位理想中的人物了。

當時，他要求朋友介紹認識，並且對朋友說：「我很漂亮，他一定會愛我的，不過你挺好對他說說我的意思」。

朋友回答他很妙，「既然他一定會愛你，那何必要我說呢？」

林庚白自此之後，便常常到朋友家裏去，並且要朋友陪他到這位小姐

的房間裏去坐坐，可是這位小姐却並沒有像他所估量那樣的一定會愛他，而且，表示非常的討厭他。

第一次，因為他去的時候，朋友和這位小姐都出去了，她硬要在這小姐的房間裏坐着等，被女傭沒好聲氣的攆了出去之後，他便寫了一篇散文，發表在某報上，暗暗來諷刺這個女傭。

後來，他到廣東去，還寫了不少的長信和詩，遠遠地寄給這位小姐，小姐對他的態度却始終這樣冷淡。

她回到上海時，又跑到這位小姐的辦公處去訪問，那位小姐看到條子上有林庚白三字，真有點頭痛，當時關照茶房：「我會客過了五分鐘時，你來催我，說有公事要出去做。」

真的，在她會客到五分鐘時，茶房照樣的來催了，那位小姐立起身要  
走，他說：「我請你吃晚飯」！她說：「我要到六點半才能完畢」，他依  
舊泰然地說：「我等到你六點半好了」。

一直到了七點鐘，那位小姐跑到會客室去一看，他還是坐在那裏，她  
說：「我今天特別事忙，要到八點半才完畢」他說：「我等你好了！」而  
她說：「你還是在水上飯店等我吧！」

那知，庚白詩人踏出門，那位小姐也就出來，跳上公共汽車回家去了

## 黎烈文痛哭嚴冰之

黎烈文的亡妻名叫「冰之」，一個非常美麗聰明的女子。自從嚴冰之死後，黎烈文曾消極一時，痛不欲生，大有欲同亡妻一道逍遙泉下之概。爲了紀念他的亡妻，在黎烈文所寫的很多散文中，都提到嚴冰之。在「作家」上，他所寫的一篇「崇高的母性」。也就是紀念他亡妻「殉產」而死的作品，情感豐富，纏綿動人，爲一篇不可多得的散文傑作。

「五四」運動的時候，黎烈文在日本讀書，課餘外就讀些日本人著的或譯的文學書，也曾翻譯過很多的日文小說，大半多登在那時候的「小說月報」上，還出過一本創作集子，據說是些他自己看來都非常汗顏的，然

而在那時一般讀者的眼裏，還覺得「嗒嗒」。

不久，黎烈文從日本到了法國，那時他的家境漸漸中落，因為感着往後的生活壓迫，就下了決心，要學法律，但不料他的入大學手續還沒有辦好，就在那個小城市中，碰着了他的亡妻嚴冰之，於是一見傾心。花前月下，大談起愛情。關於他和他亡妻戀愛的經過，好像在文學的一週年特大號中，有一篇文章寫到了這些，那時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同他的亡妻，在一個小湖中，盪槳划舟。就在這當兒，和他亡妻談情說愛中，嚴冰之却把學法律的一批留法學生，痛罵了一頓，說十個有九個學法律的都是混蛋，一心想回國做官，發財，搗亂，中國一定要亡在這批留法學生的手裏。經這麼一罵，我們的黎烈文的主張，便動搖了，他之所以依舊回到學文學的路

上去，雖說是性之所近，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要求愛。於是，他就採取他應走的道路，而拋棄了做律師的決心，同他的亡妻，一道進了巴黎大學的文科了。真是志同道合，一對好夫妻。

誰又知道，他的愛妻，却會在三年前，爲了他倆「心血的結晶」的產生，竟然生生地拆開了他們？在他最近所作的一篇「崇高的母性」中寫道：

「……不可避免的瞬間終於到來了！一月十四日早上，妻在我的臂上斷了呼吸。然而呼吸斷了以後，她的兩眼還是茫然地睜開着。直待我輕輕地吻着他的眼皮，在她的耳邊說了許多安慰的話，叫她放心着不要記掛孩子。我一定盡力把她養大，她方才瞑目逝去」。

這是一個多麼動人的場面的描寫：她「還是茫然地睜開着兩眼」，大概要永遠地遺留在黎烈文的腦際了吧。

千秋出版社出版

# 西游記

張若谷 著  
一册二角

## 黎烈文被子岡拒絕求愛

以前有人傳說過子岡將和黎烈文訂婚了，到現在大家纔知道了子岡是並不有意於黎烈文，只是黎烈文曾經寫過幾封富於「春意」的信給她而已。子岡所以接近黎烈文的原故，是因爲黎烈文的法文很不錯，子岡想和黎烈文學點法文。

據我們所知道的，子岡的情人，並不是什麼文學家之類，而是一個攻工科的學生這是子岡前年在北平的時候認識的。他們倆同住一個寄宿舍裏，子岡的臥室隔壁，就是這位工科學生的房間。每晚上，這位工科學生總要讀書到夜深的時候，而所讀的均是俄文的工科書籍。這樣早晚相聚，



便使子岡對她發生了敬慕之心，日子一久，自然便談到「愛」了。據說，子岡的俄文便是從他學的。

現在，追求子岡的人是很多的，常常有些什麼作家詩人之類，到沈茲九家中去找子岡，連沈茲九也說感到頭痛了。尤其是詩人，每日必去拜訪數次。後來，弄得子岡沒有辦法，再加着朋友間傳說着她將和黎烈文訂婚。於是，子岡便將她和那位工科學生一同拍的照片，放在棹子的玻璃板下，借此告訴大家她已經有了情人了。這拒絕人們求愛的方法，倒是頂妙頂有趣的。

同時，子岡又對黎烈文明白表示了，她之親近他，目的只在學些法文，這一下黎烈文是大失所望了。

蘇州小姐彭雪珍

## 現在該稱一聲子岡先生了

在許多流行的刊物上，讀到署名「子岡」的作品。那作品的筆姿又新鮮，又潑辣，給予讀者一種甚深的現代味。子岡是誰呢？她就是蘇州小姐彭雪珍女士。

彭女士以前在景海女學讀書，她寫文章的資格很老，當她十六七歲的時候，便有短篇小說發表。在「中學生」文藝特刊徵文中，她榮膺了第一名，漸漸在開明書店的小品文集中，都發現了她的大作。她開始就大步的走上了「文壇」。

三年前，她還在蘇州，那時候，她在學校裏捧着聖經，穿着白色的衣裳，是一個聖處女的模樣，她常常在校園的薔薇架下，獨個兒尋思似的沉默着。但忽然有個促狹的同學，向她背上一拍，她又活潑地跳了起來，漲紅了臉，用輕脆的蘇白罵「小狗」，「小貓」，伸手又要打人。後來一到北平，氣派就大了，穿了男子的洋裝，走起路來，老是挺着胸脯，寫信給同學們說：「不許你們叫我小姐，密斯，女士，扭扭捏捏。要莊嚴地叫我一聲「子岡先生」。

她的家庭，是蘇州一家沒落的地主。長輩們瞧着這女孩子長大了，要把她一個坐茶館的蘇州少爺訂婚。她圓睜了眼，「呸」的一聲，娜拉派的出走到北平。沒一年回到上海來，靠寫文章維持她的生活。黎烈文悼亡之後

，和她很有些來往，於是外面便傳說她倆在戀愛了。但是子岡向人說：「我是不會愛上他的」。她自稱是沒有情感的女人，在婦女生活「記白薇」篇中，又把白薇的愛人楊騷大罵一場，罵楊騷的淋病幹嗎傳染給了白薇？那文章寫得相當的潑辣。

子岡是婦女生活的台柱，沈茲九倚之如左右臂。

## 子岡的戀愛之羅網

在離滬赴平的「婦女生活」副編輯子岡女士，據說這次到平一方是爲的旅行以轉換生活環境，因爲她感到在上海生活得有點「厭膩」了，一方則爲的是會晤她久別的愛人徐盈君，並藉以解釋盛傳的她愛上黎烈文之無稽云。

子岡是一個個性很強而又好動的女孩子。她在生活的波浪裏也是翻過相當跟斗過來的人。不過「戀愛」這「玩意兒」，同徐君這一對手還是第一遭哩！這兒且介紹點她對於戀愛的見解。

她說：「一般的說來，女孩子是比男孩子溫柔多情感的，而女孩子最

初佔據她心上第一位的應該是她的母親。……對於母親愛着的心的冷淡，自然地會把這顆心分散開去，間或有理智重的把全副精神都貫注在學業或職業上，但大半是都逃不了一個自有人類起造物者便設好了的羅網，——兩性間的吸力。這便成了年青人之間的戀。」

「不願說這是玄妙或靈感，這是人類的本能，是生物界的自然現象，而每兩個年青人之間的特殊的好與對勁，也是依各人的志趣與物質環境的不同來決定的。」

她詛咒小姐姐兒們沉迷在優越享受中的買賣式的戀愛，鄙棄那無聊的一個勁兒纏綿着的戀愛。她認為愛應當作爲一種「醒腦劑」而不可把它當作「麻醉藥」像戀愛被阻於「達拉斯」的高檻，而愛的高潮至達到於「非

這一輩子愛死你不可」似的傻勁，那是一種畸形的病態，都是要不得的。

她有一個時期曾經說過：決不許邱比特的箭射着我的心，下過絕對不許心兒上壓着男孩子的決心，但過後她感到自己不是「十九世紀住在尼菴裏敲木魚的小姑子，是一個和常人一模一樣的有一顆血與肉交織成心的姑娘」不錯了，她是已經需要那麼一隻粗硬臂膊來壓在自己的「心上」了，因此她承認從前說過的那一套是「逞着剛強的脾氣不怕撕嘴地說過的硬話」。這真是一種坦白的年青女郎的愛的招供！

她的故鄉是有着軟的山膩的水的「天堂」蘇州，可是她有點看不慣那點子「尖酸」和「浮滑」的脾氣，對於天堂裏一切的沒落，她也老大的發過感慨。因此她常常懷念着那作為她第二故鄉充滿着淳樸渾厚的氣息的故

都。雖然現在的故都已經是失掉了活氣的古城，躺得懶懶地像死蛇，失卻了她一向憧憬中的美好與追懷，可是那裏已有着另一種的力量把她繫住了，那是一個剛健的北國「男孩子」的影子呵！

當她在南邊的時候，向她追求的頗不乏人都給她「有意無意地」拒絕了，如前所記，在她書的桌上放着和愛人合攝的照片之類，這是一種最聰明有力而不費唇舌的「聲明」和「啓事」啦！

祝福這一對掉在甜蜜的網裏的小口子倆，更願莫忘記了他們從前的預言：「人們有更要緊的事做，有更大的努力方向與目標，在正軌的工作與辛勞之外，來一點露水似的安慰，這是可能的，是愉快而又乾脆的。」



## 丁玲之同性戀愛

### 接吻之聲被人誤爲耗子叫

記起了丁玲女士一幕同性戀愛的趣劇來了。她的對像，是一位身體孱弱而性情極強的王女士，那時她們剛從湖南跑到上海來，在上海大學讀書，因爲她倆的家庭裏斷絕了她倆的經濟來源的關係，所以她倆就不得不離開了豪華的上海，跑到生活程度較低的南京去，一方面她倆也是想尋找一點小事情幹。那時，如她們從四川跑出來讀書的女子，多半是叫着婦女自由解放的口號的。在封建的南京城中，她倆異軍特起的剪着短頭髮，穿着很小的裙子，每天總要跑到城頂上去看日落和日出，迎風招展，裙子給風

吹起。站在城下的人，可以望得見她倆穿着的裙子裏面露出大腿的短褲子，而引起了許多進城與出城人的注意，如其說是沒有覺得，還是說她倆滿不在乎的好。記得在那時某機關裏幹事的一位老先生，每天總要按着她倆那個早晚的時候，跑到城底下去飽一飽眼福。

她們住的地方呢？是在北極閣附近的一間狹小的房子中，整天地望不見天日，因為經濟上給她倆的打擊，生活自然是感到苦悶的了。那時丁玲的年齡還不過十七八歲的樣子，王女士則稍爲比她大一點。一個天真爛漫，性情和男孩子相近，一個却是溫柔愛靜，有着肺病的神經質的女子，面貌亦生得非常美麗。從這相反的特點上，兩人却發生同性相愛了。有一天，房東太太經過了她倆的房門口，聽見裏面有耗子叫似的聲音，以爲她倆

不在家，怕耗子偷吃了她倆的東西，便猛的將門推開了，原來她倆正在屋子裏擁抱着接吻哩！房東太太一見這情景，就只好來一個會心的微笑了，而她倆却感到了難堪。未幾，便搬開了那裏，我想房東太太那時一定要後悔的吧？

不久，她倆在南京事情找不着，就回到上海來了。而王女士竟在來到上海的幾個月後，死在上海了。丁玲女士是感到很大的悲哀，在她的文章中常常提到王女士，在『黑暗中』的一位身體孱弱個性極強的女主角，就是王女士的剪影。

在沈從文之『記丁玲』一書中，曾略為提到她倆的這一幕，僅僅只用了『她倆發生了特殊的友誼』一句掩蓋過去了。

一位熱情的女作家

## 蘇雪林的羅曼史

寫過美麗散文的，又罵過茅盾郁達夫的女作家蘇雪林，誰想起來，她該是一位年青的又潑刺的女性。可是，她全不是這樣的。

她是一個既白又胖，戴着五百度眼鏡，一雙所謂「改組派」的三寸金蓮的女性。她的家里，曾經給她訂婚，可是她拒絕了。

她在法國讀書時，她的寶貴的青春時代已經過去了。三十歲的處女，皈依着天主教，過着她的拘謹的生活。

但，當她認識一位姓趙的工程師時，立刻像發狂地熱戀起來，在這時

，讀她的作品，從散文改寫戀愛小說，便可知道她那時戀愛的情形了。

終於，很快的跟趙工程師結婚了。

後來，她在法國讀書畢了業，便依依不捨地離開這位年青的丈夫回到祖國來。

回國後，混了好幾個大學的教授，而在武漢大學就一直混下來了。

真是有趣的事，她在授課的時候，對一些坐在課室里的年青學生講一些關於外國作家的羅曼締克的故事，學生們自然是愛聽的。

更有趣的，她還穿着豔麗的游泳衣，三寸金蓮上套着一雙紅橡皮鞋，露着白胖胖的肉體，在游泳池裏跟年青男學生一塊兒游水呢。

之後，她的丈夫回國到四川公幹去，等他到上海時，她連忙在學校裏

請了一個假，趕到上海來接她的丈夫。

真是，中年婦女比少女熱情得多哪！

# 魯迅先生軼事

一册二角八分

千秋出版社

# 白薇痛哭

爲了爭主任

現在只要一談中國文壇上的女作家，就要數到白薇，白薇的作品，說一句不敬的話，我是看完的勇氣也沒有的，但我的不愛看白薇的作品，並不害於白薇的聲望，關於白薇的和舊家庭的奮鬥史，只要看過她的自傳幾章的人，總知道，而她和楊騷的關係，他們的情書「前夜」，已經招得很詳細了，自然他們倆個「結合」的結果，楊騷是「毒害」了她，但當初白薇何嘗想到呢？所以這一點，我還是原諒她的。

白薇過去是有美人之名的，我「生也晚」，不獲見白薇昔日的丰姿

，但在噓人張若谷先生主張的真美善女作家專號上，那一張相片，就「美不可言」！

敘述已竟，論其迭事！

還是在胡適校長的中國公學時候，陸侃如先生任中國文學系主任，那時白薇和陸夫人馮沅君女士往還，就與陸相識，陸震于白名就要她到中國公學担任些課，一月之間，平安無事，後來不知怎樣，中國公學裏到處貼起「打倒陸侃如」，擁護「白薇女士任文學系主任」的標語來。陸見狀，就向校長胡適辭職，胡適不允，陸就召集全系學生開會，向他們說要白薇做主任的舉手，六七十人中沒有一個舉手，要陸侃如連任的舉手，也不過十幾人，正在難解難分之際，有人來報說白薇女士正在胡適校長辦事處



，抱頭痛哭訴說「陸侃如欺負她」。

陸侃如聽此消息，就堅決的走向胡適那裏去辭職，胡適不許，陸就一去了之。

陸此時和夫人馮沅君更兼持志課，第二天上課時，向同學報告這件事的經過後；更幽默的說：「白薇乃當世之美人，侃如何人，乃敢欺負；所以，堅決辭職。」後來馮沅君來上課，也發了一段「世道人情」的牢騷，我知其意，唯有竊笑！

這件交涉的結果，陸侃如的主任依然，而白薇的情影，遂不見於中公。這件故事，我不知白薇的自傳中，是否記到一筆？但我在這裏却詳記一下了。

## 白薇與田漢的一段姻緣

關於白薇女士的軼事的記載，我們過去在各報紙上面已見得很多。尤其是關於她和楊騷的羅曼史，差不多每個讀者都知道得很清楚。這裏想報告白薇女士與田漢的一段小小的姻緣。

那是白薇女士在東京女高師理科讀書的時候，田漢也在東京留學，這當兒田漢已經有了一點小小的名譽，常在中國各報紙上面發表作品。而白薇女士這時除埋頭於爬虫，走獸等的實驗外，對於文學却是一個門外漢。但白薇女士歡喜讀文學作品，可惜沒有一個人來給她於理論上的指教。因此她不久就認識了一個和她性情相近，同住一個寄宿舍裏面的易漱瑜女

士，易女士是田漢那時的情人。他早晚總要挾着一本英文本的易卜生所著的「娜娜」，跑到她們的宿舍裏來，教易女士的英文。因此，由於易女士的介紹，白薇就認識田漢了，她給了她許多文學作品看，如易卜生的「海上夫人」，「國民之敵」，因為田漢那時是很歡喜易卜生的作品。白薇女士却因此更與文學接近了，更歡喜讀劇本。

也許是白薇女士太愛好文學的原故，她對田漢非常地接近，常常地跑到田漢的宿舍裏去玩，或者是一道到公園裏去散步。但每次出外的時候，田漢總要將易女士喊在一道，因為田漢那時非常地癡心於易女士，所以對於白薇似乎非常地冷淡，從來沒有對白薇女士有所「愛」的表示過。大有「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之慨。

不久，白薇女士就回國來了，爲了生活她跑到廣州去教書，未幾，田漢亦歸國從事話劇運動了。他們亦常常地通信，但都極其平常，因爲白薇知道田漢不會愛她，所以在她給田漢的信中，老是稱他一句『老師』或者是『先生』。

## 謝冰瑩左挽右抱

### 一位善於戀愛的姑娘

談起中國的女作家，冰心丁玲以下就不能不數冰瑩了，冰瑩姓謝，湘人，北伐時爲革命軍中的女子隊，到武漢時，發表她的「從軍日記」於某報副刊，那時副刊的編者，是孫伏老「伏園」對她大大的捧了一下，於是冰瑩的大名，就響徹了漢江。

關於冰瑩文章的好壞，我不想在這裏批評，這裏，只談他的戀愛史罷。首先，她在軍隊裏的時候，就有兩個少年軍人追求她，一個是符號「

他在文壇上雖則沒有什麼大名，但也因為冰瑩的關係，也爲人家知道——個是郭冰川，「是大黑狼的故事的作者。」他們兩個人，同時進攻冰瑩，地位和品貌，也差不多，所以，幾月之久，并無高下。後來，不知怎樣一來，符號失敗了。同時武漢的革命政府，也坍了台，冰瑩就和冰川兩人到上海來住着。他們兩個人住在法租界錢家塘。

雙宿雙飛平安無事，誰知禍來天外，他們同住的人，是一幫綁票匪，給警務當局破獲了，他們兩個人就給連帶關進捕房一天，第二天，得了許多證明方始釋出！

真是禍不單行，冰瑩和冰川中間，忽然有一個叫做蕭和尚的擠了進來；他大概是冰川的朋友罷，和冰瑩本來是不認識的，那知他們倆一見傾心

，第一天相識，第二天戀愛，第三天「那個」，第四天蕭和尚覺得對不起冰川，第五天就和冰瑩分別了。這是一個插曲！

蕭和尚一走，冰瑩的舊情人，冰川的情敵符號，又到了上海。不但到上海，並且很快的戰勝了冰川。雖則他們三個人在一張照片上是冰瑩左挽冰川，右挽符號，但是冰瑩終於同符號打得火熱而不理冰川。當然，冰川這一氣，是非同小可的。他就決心跑到杭州去做和尚。但是做和尚到底口頭話話，冰川結果到北平高師去讀書，現在大概快畢業了。

冰川走後照例冰瑩可以和符號安居了。那知符號又不知爲了什麼，給他們捉到官裏去。

這樣，冰瑩就非另找對象不可了，對象是誰呢；是顧鳳城。關於他們

兩個怎樣結合的，我可不大清楚。

最近顧鳳城是從日本回來了，而冰瑩留在日本，以前風聞冰瑩和顧鳳城有離異訊，最近更聽到冰瑩和郭沫若接近，我想這位老大哥，即使冰瑩如何起勁，也不會燃燒了罷！

春天了，我不知道這位善於戀愛的姑娘，近狀如何？在這裏我寄一個善意的懷念！

戀愛的飢荒大概和飢餓一樣的難忍罷！我們當然不會因為冰瑩善於戀愛，而瞧不起她，我們對於冰瑩的不滿，是在他的不徹底和糜爛！

丁玲不能寫了，白薇快也要不能寫了，冰心呢，是已老了，那末，對於冰瑩，我們還是希望她好好兒寫點東西做點事業的。熱情只放在戀愛上到底不是事。



## 假如沈茲九討個丈夫

### 才是實踐的先鋒

「婦女生活」編輯沈茲九，跟大公報女記者蔣逸霽談的話很有趣。女記者告別的時候這樣說：

「你是忙很的，今天談話，就誤了你很長的時間，我真覺得怪抱歉的」。

沈女士却答得很妙，她說：

「每天忙一點，倒也很快樂。我總是堆積着許多事，愁着做不完。假如我能討一個丈夫到家裏，我也願意他服服帖帖聽我的指揮，幫助我做點

做不完的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現代的婚姻制度本欠完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太古舊，「先行交易，擇吉開張」據說又太放蕩；男子徵求伴侶，往往動機不純，而女子徵求丈夫的事件，則還少見。結果弄到社會上曠夫怨女，隨處皆是，其中尤以怨女最成問題；因不少女子，在適當年齡，均以「高不配，低不就」，把年華蹉跎了。到了三十歲以上，如無學問或金錢等特色，極少有人過問。她們的結局什九都是非常悲慘的。

沈女士已經結過兩次婚，不怕非議，不怕反對。的確可以算是最新最新的女性。假如沈女士當真能夠發起「討老公」運動，自己以身作則，先討個丈夫給人家看看，我想不單解決了一部份女子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

不少討不起老婆的男子問題，也許比集團結婚更來得富有社會意義呢。

沈女士也許能說不能行，仍然不是實踐者呢？

# 劣童遷善記

一 二

冊 角

## 沈茲九的蛋糕生活

沒有「婦女生活」，就沒有了沈茲九。這話是怎麼說的呢？她雖是在中山文化教育館混過，給申報編過「婦女園地」但究竟還很少人注意她。待「婦女生活」出版了，她的名字跟着響亮了起來，尤其是從上海雜誌公司把刊物移植到生活書店去的那一個時間，沈茲九與「婦女生活」的牌子真有些晃晃然的了。

她是一個留日學生，留學的經費，一半兒自己出，一半兒是由公家出的。在留日的時期裏，就有稿寄到上海幾種雜誌來，所寫的大都是關於文藝戲劇方面的文章。她的丈夫原來是前南昌行營侍從室主任徐慶譽先生。

徐先生曾被派到江浙等省視察新生活運動，威聲也遠播過。沈茲九當真做過神氣的官太太的。但是，據說她是過不慣睡野鴨絨被窩，天鵝絨枕頭的。徐慶譽與沈茲九結婚後，徐先生第一件事，便是在南京造起洋房來，預備把她藏起來，請她過「做蛋糕的生活」的主婦。這樣一來，沈女士便惱怒了，認爲這是埋沒了她的前途，死也不願意。當時徐先生便提出了二條路子請她走：第一條當然是要她安分守己過的「蛋糕生活」，第二條便是各走各的路，解除婚約。我們的沈女士再四考慮之下，最後便決定擇了第二條路而出走了。在臨走時，她還對他說：「你且看看我的本領吧！」

這樣走出徐家後，她便帶着滿口杭州官話，到上海來了。上海她有着許多朋友，這時李公樸已經成了「名士」，而且他的夫人也就是沈茲九的

同學，於是東拉西拖，便辦起「婦女生活」來了。

目前「婦女生活」已銷上六千多份，沈茲九就靠着這本雜誌住起了洋房，進出於生活書店，而且儼然擺着架子。可是，「婦女生活」常接到警告和訓令，於是她便日夜的奔走，在各方面活動，幸虧終得把事平了下來。

因為「婦女生活」已成了她的生命線，而且徐慶譽還眼巴巴地看着她的本領呢！她常對人說，「『婦女生活』要是被禁了，我將以什麼東西見徐先生呢！」這倒的確是她的老實話。

據她對人說：「徐先生與我的書信還是不斷地在來往着，只是未恢復夫婦關係。」在說出這話的時候，我們的沈女士而部上的表情，似乎帶着幾分感慨的；或許是她想起了「做蛋糕生活」了吧！

一對藝術的伴侶

## 倪貽德與郁風

郁小姐有健美的體格

是郁達夫的姪女公子

決瀾社健將倪貽德，是現任美專的西洋畫教授，他跟新近赴日榮膺國省府顧問的郁達夫的姪女公子郁風小姐，曾有過一段戀情，去年曾有人將他們的經過，寫了一篇文章，投寄某報發表，郁風小姐不知怎樣的先期知道了，就親征某報社，大興問罪之師。結果，某報因紙版已經打好，祇允

把周多所作的倪郁二人插畫刪去，而文字則照樣刊出。

這事離開現在，差不多快一年了，在這一箇悠長的時期中，倪郁兩人的戀愛過程，却有着更深一層的進展了！我以為現在再來公佈『這重公案』，大概是不會使倪郁兩人難堪的，因為當某報刊載倪郁兩人的戀愛關係時，正在他倆戀愛的初期，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那時期當然是需要秘密的。

現在他倆在長時期戀愛的過程中，傳說不久就有訂婚的可能了，將這藝人的喜訊，傳給廣大的讀者羣知道，是他倆不會拒絕的吧？

倪貽德在畫壇上的地位，這是大家已經所熟知的了！他跟郁風小姐，都是浙江人，這裏且提上一筆郁風女士的輪廓畫。



她說得一口漂亮的國語，說到郁小姐的丰度，諸方面是適合於健美條件的。在一般說來，就是相當肉感。在幾個藝術家的集會中，她是時常參加的一個，所以也沾染了些許的藝術味。作爲一個名畫家的太太，實在是再也適合不過了。

他倆並不習慣於時下一般青年的惡劣嗜好，祇是十足的「電影迷」。凡是一本新的美國片第一輪上映的時候，都有先觀爲快的癖性。所以在南京國泰等處，時常能夠見到這一對藝術的伴侶的。

## 女畫家梁雪清

### 有一個瘦而且長的外子

從前編過「文華圖畫月刊」的女作家梁雪清，是現在南京的半官畫家梁鼎銘的胞妹，梁氏兄妹四人，均擅繪事，而且都參加過革命工作，自從「文華」停刊後，梁雪清暫居上海，藝壇上好久不見她活躍了！近常遇到她在南京路四大公司購物，隨侍左右的，是一個瘦長的男子，大約就是梁女士的「黑漆板凳」了！梁女士雖不怎樣胖，可是與那個瘦長的男子站在一起，竟是不大相稱的。

## 徐遲周多追逐南國女郎

### △成了三角戀愛▽

在現在戀愛自由的時代，鬧鬧甚麼三角戀愛的把戲是不算甚麼的，這裏所記的是一幕三角戀愛的喜劇，主角是一位畫家與兩個詩人，現在先把兩位男主角介紹一下。

男主角中一個是西洋畫家，就是在大新四樓跟倪貽德劉獅舉行二人畫展的周多，而另一個則是新感覺派詩人，在『現代』雜誌上發表過很多新詩的徐遲。

至於女主角，是一位女詩人，也是一個南國女郎，他的原名是沈旭春

，寫詩的時候另有筆名。她擅長交際，現在還在某大學裏念書。

沈女士跟周多的初見，是宋衡心所介紹。以後在周多等在中國藝術學會舉行的一次畫展中，她又借着戴望舒參加了！無疑的她對於周多的畫作是和當折服的，經過友人的介紹，周多就開始替沈女士寫象了！約摸二星期的時間，周多在畫室中的不斷努力，終於把這張傑作完成了！同時。周多也把兩星期中心血的結晶品送給了她，經過近半月的耳鬢廝磨，他倆就發生了情愫而踏上了戀愛的路了！

在新雅茶室裏，以後就不時的看到他倆的影子！在某一個的星期日，周多又約她在新雅茶室裏見面，可是爲着茶客擁擠的緣故，周多是獨處在一個角落裏，而這位沈小姐來找了三次還沒有瞧見他，以一個女子在公共

場所現着找人時焦急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的。坐在別一個位子上的周多友人，就把這個事件向他扯談着打趣了！這時候才把周多提醒過來，再去找這個女人時，却已不知去向了！據說那一天真使周多忙得氣都喘不過來，最後他跑到大光明，但始終沒有找到沈女士蹤影。

同時，這位沈女士另有一個熱戀着她的人，那便是詩人徐遲，周多的累沈女士虛此一行，不啻是給予徐遲一個更好的追求機會，不過到現在為止，徐遲還祇能說是與沈女士維持着友誼的關係，離踏上戀愛的路還差着一些。

可是，我們推測這幕喜劇的前途，沈女士也許將屬於徐遲，因為他們兩個同屬詩人，而且，徐遲的小開工夫是要比周多高明得多！

忍耐有方

## 周多一晚未睡

周多徐遲與沈旭春女士的三角戀愛事件後，曾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在未提到周多以前，先來介紹一下藝華導演徐蘇靈，徐蘇靈有一個沒有經過結婚儀式的大太太何玉英，何玉英是從前大滬的舞女，這位何小姐自舞女一變為徐太太以後，很肯吃苦，素為朋友間所稱道，現在並且已產下了一個孩子，完全是一個賢妻良母典型的女子！可是風流倜儻的徐導演，却並不滿足，以後又在國際裏認識一個舞女馬麗文。馬小姐從國際轉入

大新的一個時期，徐導演差不多天天前去捧場的，在那時兩下裏情感好得不得了，而馬小姐肚皮也就逐漸的隆起了！爲了挽救這個局面，馬麗文就做了徐導演的第二房夫人，好在大太太跟馬麗文之間兩無間言，徐導演的監福，就開始爲同道所豔羨了。

有這麼一晚，徐導演同着馬麗文從舞場裏出來，一瞧時計有四點鐘了！而馬麗文的公館是遠在老西門，那一天徐導演是要在十點鐘以前趕回公司拍戲的，這位馬小姐也要跟着到藝華去參觀影場風光，馬麗文暫時的憩息問題，就很費徐導演的躊躇了！結果徐導演就心生一計，把她帶到金神父路花園坊周多的家裏，而這位馬小姐在倦極之後，也就毫不客氣的往周多的被洞裏一鑽，徐導演却揚長而去了！

這時候却苦了那位周多先生，在睡眼朦朧中間也祇有強自鎮靜的伏在寫字檯上寫稿了！據說那一個晚上，周多先生和馬麗文女士並沒有談過一句話。

據周多先生事後語人：「這一晚馬麗文雖然像憊倦似的睡在我的床上，但她的眼睛是不時張開的」，周多先生這話，是說明了他雖很孤單的伏在案上寫稿，但也是不時回過頭去瞧馬女士的。



## 歐陽山如何同草明相識

歐陽山在文壇上的歷史很久，以前是一個寫戀愛小說的聖手，後來，中國文壇上作家協會成立。歐陽山對於自己的作品的內容，却感到太落伍了。於是他便放棄了他的文學生活，跑到他的故鄉廣州去了。

在廣州爲了生活的問題，他在一家影戲院內，當一個廣告員，閒暇的時候，便閱讀各國文學最著名的作品，有時。自然也得起筆來寫作。那時，他對於高爾基的作品發生了特別的興趣，久了，自自然然地便受了高爾基的影響，這是他重上文壇的作品，頗似高爾基的作風最大的原因。

那時他除了担任影戲院內的廣告員以外，還替廣州日報化名編輯副刊

，那時，副刊所刊載的作品，差不多是他一個人所包辦了，有些作品更會使讀者看不懂，可是歐陽山却管不了那許多。

同時，在他編的副刊上，除了他自己寫稿以外，還有一個經常替他寫稿的，那便是草明女士，草明的文章。她的作風就和歐陽山的文章頗逼似的，因此就引起歐陽山的愛好了，他除了替她發表每篇作品外，時常他就和她通信，漸漸地就和她說到愛，但是他倆却沒有見過一次面，有一次歐陽山實在不能壓住自己的感情了，便向草明要求和他見面，草明的回信，大意是說，「我的文章固然使您瞧得起，但是我的面貌，却未免能引起您的興奮，我相信，您見了我，一定會使您失望的，我們要維持我們以前的感情，還是不見面的好吧」？

但是，歐陽山却再三地寫信給草明，表示絕不會見了一面能喪失他倆的感情；於是，在一個公園內，他倆見面了。草明是生得那樣地矮小，簡直像一個孩子似的站在歐陽山的面前，她的頭只能齊在她的胸前。而且有一張粗老的臉子，眼睛比歐陽山還要來得近視，當時，歐陽山真的有一點感到失望。但是，草明的思想和談吐，却吸引了他，終於使他倆愛上了。

現在，一般人的批評，說草明的作品比歐陽山的還要好，這是歐陽山承認的，因此，他倆到現在還是結合得那樣的甜蜜。

# 穆時英躑躅道上

還挾着仇飛飛

居然走二三小時

號稱爲新感覺派作家的穆時英，。雖然他曾被人指爲「才能的沒落」者，可是他在文壇上特創一種作風的功績是不易抹殺的，在南國不是他理想的天地，他無時不牽記着明朗的上海都市的，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吧？預備上香港去玩一次，趁便攜同愛妻仇飛飛北返的他，竟會在九龍久居下來了！

穆時英是浙江慈谿人，他跟其他的甯波人一樣，沾染着小布爾喬亞的習氣，在上海，一般現代青年的銷金場中都有着他的足跡。據他自己說，在跳舞場中消磨的光陰，差不多已近六年，所耗費的錢大約在一萬元左右，而唯一的成績便是獲得了一位太太仇飛飛小姐。

穆時英在全盛時代，雖然有着比別的作家更多的稿費與版稅的收入，但也不敷他在娛樂方面的浪費，他是有着有錢即化的癖性，唯其爲此，多的就是與貧窮搏鬥的日子了！他大約對於北四川路上有着非常好感似的，去年在上海的時候，他跟仇飛飛所築的香巢就在江灣路上的公園坊，同時月宮與維納斯更是他倆常到的地方。

現在記他趣事兩則，不能說是有着破壞作用的。

在虬江路口新雅茶室對面，晚上有一個露天小食攤，出售粵飯跟線粉油豆腐之類，這樣的顧客，大約是黃包車夫階級佔多數，可是這位享用慣了的穆時英，也時常光顧的呢？他每次在狂舞之後，袋裏所存的錢不多了，就擠在黃包車夫隊裏，享用這一餐挺普洛的宵夜。

除了跳舞以外，回力球場也常見穆時英的蹤跡，有一次他把帶着的法幣都賭光了，就從亞爾培路一直跑回到江灣路上的公園坊。假使是他自己一個人，那倒還吃得起這個苦楚的。同時他還帶着夫人仇飛飛女士，而且仇女士穿的是一雙高跟鞋，這却使她夠受了！當他倆躑躅在每一條鋪道上，回到公園坊時已快天明了！而他們在路上的行程却往往佔着二三小時。

聽說穆時英不久就要回到上海來了，大概他在香港過着不舒服吧！

## 穆時英香港迎妻

第三代作家穆時英先生，在舞場裏找得了他的愛人，結婚之後，那位穆家太太仇小姐，倒也對穆時英真的十分滿意，穆時英也感到了滿足。

但是不多幾時兩口兒就有點「糾紛」了。穆時英賣稿所得和其他進款，就很少給他的仇小姐了，不是上回力球場，便是混在火山上跳個不停。仇小姐是舞女出身，各舞場裏的舞女認識的很多，就請她們代為留意穆時英在舞場裏的演出和活動……結果是小姊妹們常告訴仇小姐，穆先生和別的舞女的……沒有話說，兩口兒互不相信對方的愛情了。

在去年，這一對恩愛冤家的離婚消息，很神祕的傳出了好幾次，但也

很神祕的沒有實現。末了，是兩口兒暫時分居，仇小姐離開上海到香港去了！當然她還是穆家太太，她這回到香港去不會再做舞女的；不過，仇小姐到香港去幹什麼是沒有人知道。

春來之後，仇小姐要回上海來的消息，也傳着很久了。

現在，穆時英需要仇小姐十分熱烈吧，仇小姐回說不回，穆先生是等得心焦了，就在某日，他要親自往香港一行，迎請仇小姐歸來了。

本來，穆先生早就預備去香港迎請仇小姐的，但爲了他的錢跳在火山上，輸進回力球場裏太多了，所以沒有旅費，一星期半個月的就延到現在。

這一次，穆時英在王平陵編的一個官家文藝雜誌上發表的小說的稿費



· 雖則還沒有到拿稿費的日子，經穆時英懇請王平陵幫忙之下，王平陵給穆先生開了一張稿酬單，向南京中央書店老闆盧芳那裏拿到了一百元；這一百元，穆先生再不敢去賭去跳了，所以拿到了錢就動身去香港，親迎仇小姐來滬，重再同居。

## 穆時英在香港當導演

夫人的擁抱生涯很不錯

生活有着落忘記了上海

穆時英的成名，誰都知道是那一篇創作「南北極」在「小說月報」發表以後，給茅盾諸人捧上的。

後來，這一個新進的作家引起了左聯的注意，於是穆時英也就開始從文學的路線而走上了另一條道路；但爲時不久，他又轉變過來了。據說轉變的動機，是一部長篇小說「中國行進」，原擬在良友出版的，却遭到了當

局的禁印。因此他便改變方向，預備轉變後把這個題材重寫一過，今年發表在某報的「我們這一代」，就是「中國行進」的化身，可是某報不久動搖，穆時英的長篇也就成爲未完成的傑作了！

轉變後的穆時英，本擬過些時穩健的日子，最初被派爲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工作，一度任過晨報「晨曦」編輯，可是爲了鞏固本身的地位，就又異相天開，在辣斐德路上組織了一個「晨曦文藝社」，結果晨報停刊，穆時英的工作也同歸於盡。

恰巧那時候以前，穆時英的夫人仇飛飛女士，也因爲意見相左，帶着一張離婚契約赴香港去了！他們兩個都過着孤單生活的日子，却又從昔日的懷戀中也熱愛起來了！這時候仇飛飛已和香港的一家舞場訂了三月合同

，重過摟抱生活。穆時英就存了赴港迎妻的動機，實際上也爲了上海事業的失敗，預備開碼頭，轉移一下環境。

一去半年，仇飛飛因摟抱生涯甚好，不忍捨棄，而穆時英本人亦已榮任香港影片公司的編劇主任兼導演，生活有了着落，所謂「此間樂，不思蜀」，他暫時也就不想回上海了！

## 穆時英完成兩劇本

### 仇飛飛輟舞返故鄉

穆時英到香港去了以後，差不多跟上海的文壇絕緣了！這一個有着天才的小說家，每一個都爲着他的光榮歷史可惜吧？

他任職於香港華南影片公司，最近他已完成了兩個劇本，一個是「中國萬歲」，另一個是「十五義士」，讀者從它的題名上，已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如何内容的作品，現在「十五義士」已在攝製中，不久就可以和華南觀衆相見，他在華南任職，是以薪水計值的，每月計港幣一百二十元，在生活上當然是很可以敷衍了！

他的夫人仇飛飛，最近已脫離了香港舞市中的摟抱生涯，而回到廣東的梅縣故鄉去，省親她的高堂，稍事逗留，即將重回香港，據說將永遠的放棄舞孃生活，與穆時英度那永遠和諧的光陰。

穆時英現在是住在香港對面的九龍，因為華南影片公司的廠址就在那邊，爲了南國氣候炎熱的緣故，穆時英曾於二月前患着烈性的沙眼，在這二個月中間，連閱讀朋友間信札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所以在上海的友人，在很久沒有接到他回信的時候，都疑心到他「樂不思蜀」了！

在他最近的來信間，可以看出穆時英對於上海生活的懷戀；香港海裏的汽笛聲，在他是有着濃厚的懷鄉感的，當他在上海的時候，在某報編輯「二十世紀」，有時肚子餓了，就到隔壁弄堂裏買上一碗牛肉麵，拿來充飢

，而南京路上的新雅茶室，也是他常到的地方，尤其是桌上高爾夫，他是一個有贏利把握的人。所以他在來信裏特別提到：某地的牛肉麵，新雅的高爾夫，這些瑣碎的事件，在遠適異地的穆時英，都成爲很珍貴的記憶了！

曾今可著

## 愛的三部曲

一册·二角五分

## 施蟄存的閨房樂

由禮拜六派轉變而爲自由人的施蟄存，自莊子與文選的風潮鬧過之後，頗爲氣憤，當時閉門不出，除了替雜誌公司標點舊書之外，一時很少著作，施之爲人，尙還不失書生本色，而閨房之樂，也頗融洩。

當施卜居在萬宜坊的時候，那時正好萬宜坊房客，組織減租運動，召集開會，每戶均須派負責人參加。當選舉減租交涉委員會的時候，大家因爲彼此膜不相識，便決定了一種自我職業的介紹，以便作爲推選的目標，當時施蟄存因爲也是出席之一，便立了起來說：「我是施蟄存；是失業沒有事情幹的赤佬」。因而在席的人，都爲之驚奇不止，可見施之爲人的豪



放了。

施蟄存有個妹子，差不多誰都知道她是個很時代的女子，所以家庭間空氣並不十分融和，幸虧施蟄存的夫人，却很老實忠厚，施對她也非常恩愛，因為他是幹文字生活的，所以晚上都很遲睡覺。當施蟄存標點工作很疲倦的時候，他必摟抱着他的夫人接吻一次，藉以刺激，那時候正是夏天，所以住在施家對面的住客的娘姨們，每晚都會伏在晒台上偷視，因為施蟄存住的三層樓，正好看個清楚。當時，施蟄存的閨房之樂，是頗傳誦萬宜坊一帶的。

最近施蟄存的生活聽說並不得意，除了爲『宇宙風』寫稿外，別的刊物不大見到他的東西。

## 戴望舒詩人找詩料

### 坐檯子——喝啤酒

詩人戴望舒，關於此君怎樣與「善女人行品」的施蛰存的令妹絳年小姐解約，又怎樣與「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的穆時英的令妹麗娟小姐熱戀，等等。

現在却要談談那位「不平衡」的詩人的一件膩事。

有那麼一天，有那麼一晚，我們的詩人跑進北四川路的×舞場去找尋詩的刺激，在那裏，詩人是跳慣一位面目姣好的洋舞女的，照例，他就摺着那洋舞女跳，跳到與自己袋子裏所預備的差不多時，停止了，打算付了

錢就回家去，可是一摸袋子，一朵朵的紅雲浮起了「不平衡」的臉上（想來是很嬌豔動人的。）看官，你道怎樣，原來詩人帶來的不是鈔票，却是「冶蕩的巴黎啊！美麗的維也納啊」的一束詩稿。於是詩人跑去向洋人的老板去疏通，說是「明天準帶來給你」，而老板是只知拿錢不知什麼詩不詩的，搖搖頭說「騷來，謝謝儂那，洋錢嚙沒弗可以，交關弗可以來些」！

那末詩人剝下衣服作抵押品嗎？自然不會的，他就叫一個僕歐跟着自己去拿。到家裏把錢付給僕歐之後，詩人發詩性了，索興把餘下來的三十來塊錢全部帶着再到×舞場去。非但再去跳那位跳慣了的洋舞女，更進一步，就直截了當的把她叫來坐檯子了。而且大吃啤酒，得意得了不得的狂跳，直到三十來塊錢跳完，我們的詩人這才興盡而返了。

明天，詩人的酒已醒了，神經也恢復原狀了，想起昨晚的事情，覺得有些滑稽。然而還好，從這麼一個狂歡之夜，詩人却收羅了不少詩的資料。

## 不驚人集

徐懋庸著  
子愷封面

~~~~~  
精裝一冊
實售三角

屋頂花園上逼婚

戴詩人妙事

戴望舒，這一個象徵派的詩人，他的小詩，那麼清新，那麼婉妙，愛讀詩的小姐們，在幻象中總以為翩翩年少，文采風流的小白臉，但要是一見面，他一臉麻子浮現出來，準會使人望而却步，不過我們的戴詩人相貌雖差，「風流」卻是十足演出的。

在過去，他單戀施蟄存的妹妹，天天到施府去獻殷勤，但施小姐對之漠然無動於中。有一天他約了她在永安公司天韻樓去閒逛，戴詩人突然的歇司的里，跳上了欄杆邊，要求她立刻應允與他訂婚，否則他就從那兒跳

下去。女人的心腸畢竟是軟的，看着街心中的車輛，看着那麼高的距離，到底不忍心斷送一個人的性命，被迫得無可奈何，只有嘆一口氣，允許了戴的要求。事情相當的滑稽但千金一諾，就此「木已成舟」施蟄存也爲「憐才」起見，慨然設宴請客，當衆宣佈戴施訂婚的事，而施小姐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戴未得着固定收入之職業以前，不得要求施行結婚。二，戴必須要有一個頭銜，無論大學生或外國留學生都可以，這是因爲施小姐自己是師範學校畢業生，配偶的身份應該和她能夠頡頏。

找一個固定收入的職業還有辦法，得一個頭銜非下苦功不可，於是，向施蟄存借了一筆錢，我們的詩人出洋到法國去了。

詩人在法國住了幾個月，耐不住寂寞，便回上海要求結婚，但施小姐

還是不甚垂青。而這時候，穆時英的妹妹素娟，住在隔鄰，近水樓台，很快地被詩人爲俘虜，而且不久就有掛了簾子演出的好戲，於是，他和施小姐解了約，又和穆小姐結婚了。

我的日記

童星葛佐治著 陳娟娟序文

精裝一厚冊 僅售一角二分

杜衡演戲給茅盾看

從前，許多文人都住在閘北一帶，在東橫濱路景雲里，就有許多，如魯迅·茅盾·柔石，以及杜衡等等。

杜衡和他的太太住着一間樓面，正對過是茅盾的寓所，斜對過則是「翁」魯迅的公館。那時的杜衡還沒有主編「現代」，無容諱言。文壇上的地位是不及魯茅二公的。杜衡在那時至多不過是相當有地位的作家而已。身居兩位權威之旁，據說是蠻榮幸的。

某一天——是在夏天的一個晚上，杜衡和他的太太在自己房中，據說正在實習戀愛課程，偶而舉頭一看，茅盾正在臨窗遙望，好像坐在「對面

包廂」中看戲。於是，就把窗簾拉上了。這戲，茅盾是看見的了，不知道身居「花樓」的「翁」魯迅有沒有看到？

消息不知是那一方面傳出來的，竟然成了文壇醜話。即使四五五年後的現在，有人提起杜衡的羅曼史時，這件事是最容易被記起來的。

崔萬秋亦中彈詞毒

醉疑仙不負女兒身

一月以還，報紙上關於女彈詞家醉疑仙的記載，幾於無日無之，同時叫女彈詞家堂會也已經成了報人的風氣，在此熱烈的氣氛之下，忽引起了崔萬秋先生的注意，他見報紙上鬧得那樣厲害，就懷着滿腔的好奇心，想見識見識那位醉人的蘇州女兒，究竟是怎樣一個姿態？

在一個晚上，崔萬秋從老豫豐泰買醉出來，經過中南書場，發現了醉疑仙的名字，他就悄悄地跑進場去，領略那從未聽過的蘇州彈詞的滋味，這時恰巧醉疑仙登場，他就開始用文學的眼光，來鑑賞醉疑仙的色藝，他

事後對人說：醉疑仙的面部輪廓，以及一顰一笑，一動一靜，確很合乎文學上美的條件，再很合於文人筆底下所描寫的那種少女的美態。

崔萬秋是山東人，他承認自己的上海話太勉強，對蘇州話更難於領會，不過他也覺得醉疑仙在台上所說的那種吳儂軟語，又嬌又軟，確足以使人心曠神怡，他認為不虛此行，同時他對彈詞也發生了一點好的印象。

當他坐在靠北的一角裏的時候，忽被一位醉社中的人物發覺了，就乘醉疑仙下台的時候，向崔萬秋引見，崔萬秋想不到這一次的私訪會被人發覺，而且意外地認識了醉女士，認為是一個奇遇，當下他們就作了三分鐘的談話，第二天的大晚報上就發現一篇洋洋千餘字的「醉疑仙訪問」記事。不用說，醉疑仙在崔萬秋的印象中，也有些兒「着魔」了。

崔萬秋的女弟子

富於寫作天才

爲大晚報撰稿

大晚報副刊「火炬」編者崔萬秋，由顧仲翥的介紹，進了江灣的復旦大學，擔任教授，教授的課目是「日本文學」，因爲每星期僅有兩小時的課程，所以老崔的粉筆生涯，還相當清閒。

老崔的爲人，比洪深要拘謹得多，所以不像洪深那樣的善於講山海經，可是他的略帶一點山東音的國語，却說得相當的流利；大家都知道老崔

是一位「十年東京」的日本通，學生們在黑板上見老崔寫的日文字，也是十分感覺興趣的。

在老崔教授的一班裏，有一個女生叫李芝芳，長得相當的漂亮，而且富於寫作的天才，據說曾有作品交與老崔，在大晚報的副刊上發表過；有人將李小姐比作洪深的白楊，其實這有些不同，洪深的向明星公司推薦白楊，固然是爲了私誼的關係，而李小姐的爲大晚報寫稿，則是出於自動的興趣，並不是老崔拉他的門牆桃李寫稿，這是應該代老崔闡明的。

洪深被東宮皇后垂青

洪深教授是一位熱情的人，熱情往往是心直口快，很容易引起朋友的不開心；而熱情在戀愛方面，往往是操之過急，這就容易失敗了，就不妨談一談洪教授的戀愛故事吧。

當密斯脫洪在復旦教書時，洪太太總是常在床上過活的，無論誰都一樣，妻成了藥罐頭，對家庭樂趣自然很淡薄的了，若是這男子還有一顆青年的心，勢非成到了外邊去找尋一個談談心的對象不可。從我們的洪教授那麼一個雄偉的軀體看來，自然也有一顆童心未去的心，因之，在復大執教時，與彼稱爲「東宮皇后」。也被列爲「東宮十二金衛釵蕪君娘」的晚

宜張四小姐情投意合起來了。當時復旦的東宮新聞，洪張常被作爲主角，朋友們的口中也時常把洪張認爲一對假想的佳耦了。

在前年八月間吧，與藥罐頭結不解緣的洪太太竟捨我們的洪教授而逝去了。於是洪張行將結婚的消息格外盛傳起來。洪教授對這種的消息也常常加以似是而非的一笑，並不否認。不過，那時張四小姐已脫離復旦回到青島去了，洪教授則仍然住在上海，等待着相見的機會。

真是天假良緣了。那時，洪教授兼職的明星公司正要到北國去攝製外景，而且青島是一個主要的去處。於是洪教授也跟着外景隊一塊兒去，自然是有些「假公濟私」的。當洪教授首途北上時，朋友們都祝他成功！

好容易，明星的外景隊回來了，第一件要問的自然是洪張事件的進展

遺憾得很，失敗了。當洪教授到了青島跑到張家，而提出這事時，未來的岳母（現在自然已經不是了）提出三個條件，一是脫離電影界，二是入教，三是找一個政界或銀行界的職位，不知是那一項條件不能辦到，當時就暫告擱淺；日子一多，也就一天一天的冷淡下來。

現在，洪教授有一個多年的，誼屬同鄉的勞動婦人在處理家政。雖然並不摩登，可是實際上的時候是蠻能稱心的，從去年起洪教授已轉在青大教書，不知還能死灰復燃否？

向培良掉入戀愛苦悶中

忙裏偷閒編輯戲劇叢書

愛人回湘未免感覺苦悶

前輩戲劇家向培良先生，在年前由他的湖南故鄉來到了上海，曾繼陳大悲之後，主持過上海劇院，演出「巧克力姑娘」與「貧非罪」兩劇，當時沒有得到輿論方面的甚麼好評，於是就在主持者的灰心之下停辦了。

現在他除了繼續擔任美專，於「藝術思潮」方面的教務以外，還兼任復旦附中的國文教師，他的住所是蒲柏路上的大益公寓，兩處教務，美專

是在滬西的菜市路，雖然離他寓所很近，但復中却在迢遠的江灣路上，西北奔走，每天就顯得很忙碌的樣子，而兩處中的一處，還需要自編講義，菲薄的薪水，時常還有拖欠的危險。雖然除了星期六日兩天以外，天天都看到他在忙碌着，而他過的生活還是異常清苦的。

在這樣忙迫的環境中，前些時他還替商務印書館編輯了一種「戲劇叢書」，現在已經出版了，每本都是近二萬字的小冊子，這些以外，他對於寫作是暫時採取了緘默態度。不過某報有一種周刊題名「擊鼓」的，編務稿件都是由他一人負責，但是這是由着友誼的關係，祇盡義務的。

向先生已是一個快過四十歲的人了！養着一頭披到後肩的亂髮。終年穿着件灰布袍子，一對突出的金魚眼睛，在眼鏡眶子裏照映着是炯炯有光

的，走在路上，終是捏着一根手杖，這是曾經被丁玲女士稱做「法西斯蒂之棍」的，他現在過着清苦的教讀生活，即如上述，可是他自奉甚儉，除了茶和捲菸的嗜好以外，別的就是最低生活費的支出了！可是從這一個月來，碰到他時，他終是鬱鬱不樂的，據說使他苦悶的原因，是他的一個愛人徐女士已回到湖南故鄉去，所以這位老先生也掉入了戀愛的苦悶中了！

他對於戲劇運動，還計劃着繼續努力，現在他正在等待着使展其他所長的機會的來臨。

陷入戀愛迷夢裏的向培良

對象是光華學生厲女士

一個自然美的年輕姑娘

向先生與某女士戀愛，是「事出有因」的，據說這位女士姓厲，湖南湘鄉人，跟向先生恰是一個大同鄉，她是滬西光華大學的學生，現在已從湖南重回上海，最近有人親見向先生出現在一個熱鬧的公共場所中，仍舊穿着那件藍布大褂。在他的身旁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姑娘，瓜子臉。顯着瘦弱得很，裝飾也非常樸素，和向先生一樣地也穿着一件陰丹士林布罩衫。

不過在外面加上一件大衣罷了！這位姑娘很稱得起自然美的，她就是現在向培良的愛人厲女士了！

向先生已是快近四十歲的人；年青的時候，雖然由「父母之命」替他訂好了一門親事，可是向先生總以為不滿意而毅然的離開了家鄉，有一個時期，向先生一度與早年張競生博士的膩友褚問鵠女士很接近。但結果是褚女士並未為向先生所有，現在褚女士在南昌的軍旅中，兼為當地的某報編輯副刊，她和向先生離合的經過，在下不大明白，這裏略而不談。

閑話少說，像向先生這樣的人，真的應該有一個愛人了，而且現在的這位厲女士實在「吃價」得很，什麼時候讓我們喝一杯喜酒？不又是北平的「羊肉鍋子」應市的時候了嗎？

馬彥祥度鰥居生活

與沉櫻女士離合之追溯

馬彥祥和白楊的離異，這已變成「劇壇」的舊事了。在一般人說起來，終以爲白楊女士不免有些負義，可是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論，現在且來提一下馬彥祥與女作家沉櫻女士從戀愛而至於離散的經過，也許大家可以對馬彥祥有較深一層的認識。

沉櫻女士是山東歷城縣人，舊劇上賣馬英雄秦叔寶的鄉親，可是她的溫婉多情，却跟一個蘇州姑娘差多的。她和馬彥祥同爲復旦學生，那時候復旦劇社公演「女店主」，沉櫻女士充當該劇的主角，就跟在學校裏自稱

爲「戲劇家」的馬彥祥鬧着戀愛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畢業後他們就在以前叫西藏路現在改稱爲虞洽卿路上的大中華飯店結了婚。

這時候馬彥祥已是一個了不起的戲劇家，他的老師洪深把他捧得很利害的，待現代書店出版了洪深馬彥祥合譯「西線無戰事」，更奠定了馬彥祥在劇壇上的基礎。而沉櫻女士的創作，也時常在當時的第一流刊物「小說月報」上陸續發表，老師陳望道名作家茅盾都說她是中國一個有前途的女作家。

說起了沉櫻女士，她除了愛好文藝以外，抽捲烟和打牌更是她日常的嗜好。他和一個志趣相投的馬彥祥結合後，在人們的意料中，縱不「海枯石爛」，也該「舉案齊眉」了！可是美滿的婚後生活過了不久，當她倆旅

居廣州時，兩口兒就鬧着齟扭了！

據說那時候馬彥祥在廣州時，對於事業不很得意，這樣就把一向暴躁的性格都顯露了出來，而這個被發洩的對象沉櫻女士，就祇有暗地裏飲泣，絕端的避免正面衝突，不過沉櫻女士已很透澈的覺悟到，是不能跟他久處了！在廣州時，有一次兩口兒鬧得很凶，朋友們都擔心着這一次或者真的要鬧反了！可是，以後兩口兒却仍和好如初。人們終以為男女之事是不可究詰的，也就不把她倆的衝突擺在心上了！

當她倆離開廣州重返北國時，不料却真的以離婚開了！這時兩個人都已有了對象，就是馬彥祥那時候已跟白楊鬧着初戀，而沉櫻女士也跟詩人梁宗岱發生了關係，以至結了婚，直到如今梁宗岱與沉櫻女士仍保持着初

戀的情熱，而馬彥祥與白楊的戀情，却不久就分散了。在馬彥祥目下的錄
居生活裏，也許不能忘懷與沉櫻女士初戀的熾熱吧？

袁美雲本事

一角二分

高明的風流賬

魯迅所謂並不高明的高明先生，在「現代」雜誌上翻譯一些文藝理論時，可以說是他最得意的時期；「現代」停刊後，高明的譯作就不容易見到了，原來像高明這麼一位文藝家，幾個比較好一點的文藝雜誌的編者，似乎還沒注意到他哩！不過，高明在幾個官辦的文藝雜誌似乎還兜得轉，但，小晨報出版，姚蘇鳳請他寫一點關於文人的逸事等等，他化名「匿名子」，倒寫得十分努力非常多，於是「匿名子」比高明這個名字更引人注意——不過，他寫的文人逸事之類，內中有不少却是杜撰的。

小晨報停刊後，高明就失却了發表文章的唯一的好地盤，幾個月來顯

得非常苦悶。

高明是寫慣文人藝人們的密秘故事了，但他從不曾寫過他自己的；當然，高明自己並不是爲了沒有像用匿名子筆名寫的那種材料，只是他不寫而已。現在我們來寫點他的故事，大概高明先生也高興讓讀者知道他的豔事的吧？

且說：高明的朋友編的報上刊了一則消息，說高明在勝利舞場做某舞女拖車；過兩天又說這消息是不確實的。據筆者所知道，高明做某舞女拖車，的確不曾做成，不過也是的確的，他和勝利那個舞女，曾有過要想做拖車的樣子。這話怎講呢？喏，喏！聽我道來：

勝利舞廳有一個姓徐名瑛的舞孀，短短瘦瘦的身材，看上去好像有點

嬌小玲瓏，可是照她臉上看來，年齡似乎不很小了，大概生活得不大好，看相顯得老眼吧？這舞女在勝利舞廳的座位，現在是在進門左手一排上第二只位置，她的色藝，一共算她有四分，但善於說笑，對客人的敷衍手段，倒可算他有六分。高明就在她的敷衍說笑上得了味兒，到得勝利總跳她，成了她的老客人。徐瑛也知道高明是會得寫文章的，並且還知道他是小農報中人，說起來，高明待她真也不錯，徐瑛對他也還好，雖則夠不上說高明是她的拖車，但總不是普通客人了。

高明去勝利跳徐瑛的舞，和其他舞客同樣拿出洋錢買票；不過，他稍微又有點不同，有時候跳了一走，舞票可以隨便隔幾天再給，這是舞女的老舞客的「樣子」。不過，高明對於這點還不大滿意，他是有意要做徐瑛

的拖車的；徐瑛也懂得他的意思，不過她暫時不明白表示態度，在舞場裏會見一向很親暱；在旁人看來，高明雖未實任拖車，但離做拖車之期也不遠了。

雪

黑嬰 著
價 二 角

高明做舞女的拖車

據說，假如高明能夠比現在更富麗一點，那末，很快的就會實任徐瑛的拖車了。但是，高明自小晨報停刊後，稿費的收入大減，那時又沒有進中國圖書雜誌公司任編輯，他袋裏難免時常缺少法幣。可是高明跳舞的興趣十分濃厚，並不因為缺少法幣而減少；況且在勝利舞場，他又有那麼一個熟舞女在，所以袋裏沒有錢，他還是很興奮的到勝利去跳舞。沒有錢買票，他在勝利可以簽字拿舞票，舞女面前又可欠她一兩天，所以高明仍和平常一樣跳得起勁。

有一個晚上，高明又在勝利和徐瑛跳舞，徐瑛每次對他都是很親熱的

這晚上她起先也是十分親熱的；不過，到了後來，忽然高明的一位朋友，介紹一個舞女給高明，高明爲了朋友的面情，當然不能不跳，於是他就跳兩個舞女了。當然，這在徐瑛心裏，是十分不高興的：自己的老客人給別個舞女跳去，雖則他還和她跳，到底分了一半去了。況且，坐在她旁邊的舞女又對徐瑛說：「你的要好客人怎麼給人抓去了……」一類的諷刺話，徐瑛心裏更高興了，她恨着高明，和他冷冷的一次一次跳着，不再說笑了。

到舞場快要打烊了，因爲徐瑛跟他冷冷的，高明的興趣也減了不少，所以不等打烊就想走。這一晚，高明袋裏又沒錢，所以他對徐瑛說：「今天票子不買了，明天給你吧！」本來，高明不是第一次對她這樣說：以前

就是跳了舞不給票子，也不說明都可以，徐瑛從來沒向他要。而這晚上呢，因為高明跳了別個舞女，她大為憤慨，所以高明對她說時，她就冷冷的回答道：『但是你還跳那一個哩！第一次跳人家舞，就好意思不給票子嗎？』高明聽她說得有理，就簽字拿了三塊錢舞票，預備給那個舞女。不想徐瑛今晚上一點不肯放鬆，見高明已經簽字拿三元舞票，就向高明說道：『今晚我沒別的客人，要吃湯糰了，你給我兩元票子，還有一元票子，你給那個去吧！』這樣，爲了徐瑛要他二元舞票，一向很親熱的他們竟鬧了起來。

從那次一鬧之後，高明就沒去過勝利，徐瑛似乎很懷念他的樣子。

某報刊登高明做徐瑛的拖車的消息，徐瑛也知道了，不過，她終不肯承認高明是她的拖車哩！

姚蓬子的緝性

姚蓬子先生，現在據說在安徽編報了。關係這位先生的軼事，人家已經講得很多；現在我再提出來講，實在有湊熱鬧的嫌疑。但是只要有趣，我想湊熱鬧，也是好的。

姚蓬子先生，一度追求過丁玲女士，是大家知道的事實，而姚蓬子先生的追求過白薇女士，人家就不大知道了，事情是這樣的：

白薇女士，那時還和楊騷先生在熱愛中，而姚蓬子不知怎樣見獵心喜起來，也就動手追求白薇了。

白薇自然不會輕易給他追上的，但姚蓬子的緝性，實在值得佩服，他

常常晚上八九點鐘跑到白薇家裏去，白薇不在家，門鎖着，他就到附近的咖啡店中去喝一杯咖啡。半個鐘頭以後，再去看看，門仍鎖着，於是他再去喝杯咖啡，一個鐘頭以後，再去看看，如此常常連喝四五杯咖啡，而白薇還沒有回來。

天到底不會辜負有志之士的，在一二點鐘的時候，白薇回來了，於是蓬子，就到白薇房裏坐着，東拉西扯，談個不休，自然這樣，白薇是不見得痛快的，就對蓬子說：「我要睡了，你走罷」。蓬子的回答是：「你儘管睡罷，我還要坐坐」。這樣白薇自然沒法驅逐他走，而姚蓬子先生呢，連走的意思也沒有。好久，白薇真的氣忿得很了，就脫了衣服上床去睡。

蓬子見白薇一睡，就走出門去，白薇以爲他真走了，就起來把門鎖上，然後再上床去睡，正將入睡，忽然聽得輕輕的敲門聲，她不知誰來，就起來開門，一開，進來的正是蓬子先生，他手裏拿一隻袋，袋裏裝滿了水菓。一進門就問白薇吃不吃水菓？白薇不吃，他就叫白薇睡覺，他一個人坐着大吃水菓，直到白薇真的呼呼入睡了，纔沒辦法的出去。

如是者一連兩個月之久。結果，還是「毫無希望」，後來不知怎樣，蓬子先生却也知難而退了。

最後，我再附帶告訴讀者一個故事罷。

一天，已經黃昏了，蓬子先生不知陪着那一位小姐，在霞飛路一家理髮店理髮，不知還是位子坐滿了。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姚蓬子先生正正的

站在理髮店門口，女人家的理髮是很慢的，而蓬子先生，直等到那位小姐理好髮一同走！

這種精神，實在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真奇怪，直到現在，我們好像還沒有聽到蓬子先生戀愛成功的消息！

孟十還在杭州也鬧過桃色事件

孟十還是獨當一面的「作家」編輯，也是一般人所說魯門家將，孟十還的所以有現在這麼一天，魯迅的提攜之力確是不可沒的；假使沒有魯迅替「作家」担任撰述，「作家」的銷路決不能在一般文藝雜誌以上；換一句話說，孟十還要是沒有魯迅幫忙，在作家羣中也不能這樣的得勢！

二年前，孟十還在杭州的時候，一方面替上海中華日報編十日文藝，在那時候，他是和編『動向』的聶紺弩一樣地被視為前進份子的。同時他並以「孟斯根」的筆名在論語投稿。

雖然已在文壇開始活動，但他在杭州的生活仍不免有些「吊兒浪當」，最後由他活動的結果在浙江省立圖書館裏謀到一個管理員的位置，他從獲得這起碼公務員機會以後，一走到外面也就趾高氣揚了！

這樣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而桃色事件的演出也就這在時候開始了！他認識了杭州蕙興中學的一個女教員吳女士，兩下鬧着戀愛，這位吳女士本不十分漂亮，且患有牙疾，有一次，大約是吳女士的牙疾正利害的時候，孟十還特地陪她到牙科醫院去拔牙，在孟十還對於吳女士是相當殷勤的。

以後孟十還到了上海，跟這位吳女士也就疏遠起來了！而他於遷居來滬之後，在文壇上却是「一帆風順」後遭遇到魯喪，一般人的猜想中以為

他的「作家」編座難免有動搖，可是張靜廬老板是絕頂聰明的人，這幾月來靠魯迅的文學遺產畢竟還可以大大的賣一票錢，所以孟十還一時還不至被擯，而且以後也不怕沒有出路，因為他以前的奔走於魯氏之門，已使他獲得最大的成功！

田軍蕭紅的滑稽故事

現在文壇上頂紅的似乎是東北作家；在東北作家裏邊頂叫得響，吃得開的，自然該算田軍，蕭紅，三郎了，這裏雖然寫了三個名字，留心目今文壇的讀者是知道這三個名字都是一個人的。可是他姓什麼？既不姓田，更不姓蕭，乃是姓劉，可是他到底是什麼地方人呢？讀者都知道山東人在東北很多，劉田軍的祖父和父親，都在山東生長起來，他却是在東北生長的，他的性格和作出來的事情，處處都表示出「侂子」的味道，這個。在下邊請讀者慢慢聽我道來。

東北事變，劉田軍就跑到他的家鄉山東青島去了。他的家產在東北

原是很多的，他是花花公子，迨事變，他卻從一個花花公子變成了一個窮光蛋。東北女作家蕭紅，也就是悄吟女士，他同她是在花花公子時代鈎搭上的。他們的戀愛也很夠作家風度，蕭紅原是個逃婚出來的姑娘，住在一家旅館裏，窮途末日的時候，在哈爾濱的報上寫文章，田軍第一次往訪，會晤之下，兩心相印，互相傾愛，十五分鐘後兩個人就同居了。真是特別快車，乖乖！他們到山東後，生活一點辦法也沒有，後來經過舒羣的介紹，就到一家報館裏作起編輯來了。

報館是個野鷄報館，在青島根本沒什麼銷路，經理要裁員的時候，劉田軍先生鼓勵着舒羣到上海來了，他的位置這才沒生什麼問題。關於他們的生活情形，我請讀者讀一讀過去在「太白」上發表的一篇「三個無聊的

人」，作者是田軍太太悄吟卽蕭紅女士。那個胖胖的是報館的經理，那兩位就是舒羣和劉田軍先生。劉田軍鼓動着舒羣到上海來的原因，主要的却是因爲劉田軍的一些弱點都給悄吟揭穿了，而對舒羣「那個」起來，——在這裏隨便寫上點關於舒羣和田軍交惡的事體來吧；舒羣來上海打不開天下，就又回青島去了。他却不如田軍有法螺，田軍沒來上海前，先投拜魯考夫子門下，問問可來上海不，魯迅當然不好說不可，他就來上海了。生活沒辦法，他就依靠着魯老頭子，糾纏老頭子得沒辦法，只好一面給他介紹文章，一面出錢給他印那本「八月的鄉村」，於是乎劉田軍搖身一變而成爲紅作家了。舒羣在這時候，看到自己的朋友，自己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成爲名盛一時的大作家了，於是自己第二次又跑到上海來。他以爲到了上

海來田軍可以幫助他買賣文章，那知劉田軍成名之後，翻臉不認人哩！事情是這樣的，那時候「海燕」正預備出版，舒羣寫了一篇「沒有祖國的孩子」，讓劉田軍給他介紹到「海燕」上去。那知被劉田軍給他壓下了，沒有得到發表的機會；後來要了回來，經茅盾介紹給「文學」，從這篇文章上，舒羣也就成名了。就在這時候，舒羣揭穿了劉田軍的祕密，——這祕密又是什麼呢？舒羣對人家說：

「八月的鄉村」並不是劉田軍作的！他哪裏會知道東北的事情呢？他完全是聽我說的！而且「八月的鄉村」的故事，完全是我的，我正要寫，他卻先寫了！」

這傳說使田軍的地位動搖了。這時候，有一位批評家狄克看穿了「八

月的鄉村」的弱點，寫了文章，更使得田軍的地位發生問題了。田軍就只有求救於魯迅老頭子，寫文章罵那位批評家狄克先生，一方面自己向外邊宣傳說：

「我那長篇『八月的鄉村』絕對不是舒羣的，是他的話，他自己不早就寫了嗎？雖然不是我的，不是他的不也就夠了嗎？是一位朋友告訴給我的，這是實話。他破壞我的名譽的原因，主要的是爲了想從我手裏把悄悄『奪去』！」

愛侶變成了怨耦

蕭紅一怒而走東京

田軍預備追蹤前往

田軍與蕭紅，這被稱爲「東北」作家的一對，以往是有過一番熱戀的，但蕭紅的性情很高傲，而田軍則又是一個秉性倔強的人，於是兩下裏慢慢的有了意見，甚至於發生了口角，結果蕭紅是一怒而出國。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田軍是覺得有些兒後悔的，他在考慮之下，以爲這樣的決裂畢竟是甚可惋惜的事，第一是居處的無聊與寂寞，使他十分的

不慣；因此，這幾天的田軍，也預備摒擋行裝，向東京走一趟，去尋訪他的愛侶去了。

文藝界中人對於愛侶的感情的維繫，往往不容易「全始全終」，過去如馬彥祥與沉櫻，穆時英與仇珮珮，都大鬧意見，以至於分離，現在馬彥祥甚至又與白楊判袂，另外戀上了李萱，顯得情場的變幻是特殊的迅速，不過穆時英與仇珮珮，業已墮歡重拾，在香港度着甜蜜的生活，我們希望田軍與蕭紅，也能和好如初，不要各走極端才好。

再生之父死。上海站不住

田軍將赴日會蕭紅

田軍走進文壇不過一年多的光景，他能夠引起讀者的注意，完全是魯迅先生提拔的結果。他的「八月的鄉村」完全是模倣「鉄流」，內容和技巧並沒有什麼特緻，但是比起他種所謂「反映時代」的作品要清楚些，因此得到了老頭子的青眼。加之他又是東北人，失掉了家鄉，於是更加獲得老頭子的同情。

大約是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吧，田軍和他的妻子蕭紅從東北跑到青島，不久在青島發生變故，就來到了上海。這時候，「八月的鄉村」已經脫稿

，蕭紅的「生死場」亦已寫好抄完。

他們在上海是不認識一個朋友，什麼都是生疎的。到滬時身邊只剩下十多塊錢。錢完了，生活自然發生恐慌。田軍就想去當兵。然而又捨不得離開上海。在青島時他們已經和魯迅先生通過信，現在既到了上海，唯一的願望是想瞻仰魯迅一次。然而魯迅一時怕惹起麻煩，不想見他，因為與他不過一兩封信的交情罷了。

那時田軍和蕭紅住在環龍路。時候已經到了冬天，寒冷異常，生活又沒有着落，每天除了在馬路上兜圈子外，無所事事，但還是照常寫信給魯迅先生，詢問各種題目，並寄稿請求批評，後來實在窮得夠了，又請魯迅先生爲他找工作，借錢。除「工作」一項外，其他的魯迅先生通滿足了他

的希望。

魯迅實在纏不過他們兩個了。只得約好一個日子，要他們到內山書店去見面，並且通知他們，說霞飛路的俄國男女，萬萬不可以跟他們說俄國話，怕招出麻煩呢。

後來魯迅先生看過他們的文章，覺得還可以，就介紹給書店，但沒有一家接受，因為兩個名字太生疎了，稿子又是長篇，誰願意冒險呢。這樣地碰了幾家釘子，老頭子氣煞了，就發誓自己拿錢出來印，稱爲「奴隸叢書」，並親自作序，一面對社會諷刺一下，一面將田軍和蕭紅大捧特捧起來，於是他們給老頭子捧出來了。

這就是田軍和蕭紅兩個之所以成爲作家的由來。從此他們夫妻倆也把

魯迅看做祖宗一樣，稱老頭子爲再生之父親，而夫妻倆却鬧翻了，蕭紅就去東京，幸得老頭子的勸和，二人終算沒恩斷義絕，所以老頭子一死，田軍格外哭得傷心，蕭紅也遠在東京流淚，他們怎麼不悲傷呢，因爲他們此後又成爲孤單寂寞的人了！

現在蕭紅在東京，聽說田軍也因爲魯迅死了，在上海沒趣，同時要去和蕭紅繼續戀愛，所以也在籌款，預備到東京去住一兩年了。

聶紺弩與C夫人

已有了愛情結晶品

據說將轉送給友人

在現代作家中，靠着修養與習作上的努力，在文壇上奠定基礎的，聶紺弩也可說是其中的一個了！

他是在三年前因助編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才嶄露頭角的，這個短命夭亡的「動向」，牠是跟「自由談」在當年同樣以潑辣的姿態出現的！尤其對於「世界語」和「中國寫法拉丁化」提倡不遺餘力，可是這件中國

語言文化上的力作，不久却遭到人們的顧忌了，聶紺弩脫離「動向」後的工作，就以寫作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們在幾個較進步的刊物如「作家」等，都能看到他的大作，同時對於「拉丁化」的推進，更稍不或怠，「中國語言」的出版，就是聶紺弩等人所主持的。

這個過着貧窮生活的聶紺弩先生，是早年日本的留學生，在東京的時候，他認識一個女友C女士，也是一個有着寫作技能的前進婦女，兩個人終於由着同情相互的環境而愛慕着了。雖然沒有經過任何結婚的儀式，兩個人相依同居却有好多年了。

最近這位C女士與聶紺弩已有愛的結晶出世了；這幾天正在山東路的仁濟醫院過着產後的生活。因了C女士的生產，也使聶紺弩化了很多的錢

而最後的彌補辦法呢？就是此後預備大量寫作。可是在刊物命運危殆的年頭，聶紺弩的彌補辦法：是否能夠實現呢？

爲了對於此後生活的杞憂，聶紺弩預備把新近生產的男寶寶送給他的友人撫養，——有此一說。（據筆者揣測起來，聶夫人是未必捨得的。）

這一幕人世間的慘劇，終會在我們的目前開演吧？誰會知道造物的冷酷，竟會影響到我們這位前進的青年作家呢？

葉靈鳳與趙克臻同居

先行交易 事後開張

葉靈鳳在五六年以前，他的作品曾被許多的青年人所愛好，現在這般青年都快要老去，所以葉靈鳳的作品也就徘徊在寂寞的途上了。

現代書局的壽終正寢，或許也是使葉靈鳳受到打擊的一個最大的原因。因為他歷年來的作品，都是在現代書局出版的，那時候他身任總編輯，有着強有力的地盤，現代書局的失敗，無疑的決定了他在文壇上的運命！而從前榫榫在他的組織下的一般作家，現在也都已各有着另闢的出路了！可是他從現代方面所獲得的一種精神上收斂，是不能泯滅的，自從跟

女作家郭林鳳離異而後，就過着好多年的獨身生活，二年前和現代書局的一個女職員趙克臻愛上了，從去年起就過着同居生活，這一段佳話，不知道已有多少報紙替他倆記載過了。雖然祇是一段露水姻緣，無論在什麼場合碰到他們終是儼若夫妻似的，這樣可以看到他們兩個情愛的濃厚，也可說是葉靈鳳在現代方面所獲得的精神收穫吧？

他們倆的香巢是在江灣路上的公園坊，這個地方是被稱為作家坊的，現代派的文人都聚居於此，但現在已稍見岑寂了！

據說葉靈鳳在某報以「白門秋生」的筆名所寫「書淫豔異錄」一類的作品，仍能博得一般廣大讀者的歡迎，現在所寫的「文藝隨筆」，材料的蒐集也豐富得很，這為着他有了一般文人的藏書癖，頗多涉獵於西洋典籍

的緣故，而他在某報等處之所得到的稿費，直到現在仍舊可觀得很，每月終在二百元以上。除了藏書以外，他又沒有過於浪費的嗜好，所以很可以過着小資產階級層的富麗生活了！

賽金花遺事

精裝一冊

二角五分

盧冀野的傷心史

暨南大學三位女高足：

一個結婚兩個告假：

課室中闕無一人！

詞人盧冀野在南京時，嘗自稱爲「南京才子」，他現在担任着暨南與復旦兩大學的「詞選」課程，此外還兼爲上海雜誌公司標點古書，不過這是偶然的生意經。

在大東茶室裏，時常能夠見到這位盧才子，胖胖的臉龐，脣上留了一

做小鬍子，手裏每天挾着一冊線裝書，和他混在一起的，是譚澤闓等書家畫家之類。

他的誇大狂，從他自稱爲才子已可想見了！有一次，他曾對着學生們說：「在中國，會填詞的人祇有一個半，一個是吳梅，半個就是我盧冀野了。」吳梅是現任中央大學教授，著名的詞學專家，盧冀野的退居「半個」，大約還是相當的謙虛吧？

這學期，他在暨南教的「詞選」，選讀的學生祇有三個，（照別家大學的定例，有十個學生選讀的才開一班。）有一遭，三個學生中的一個，爲了踢足球跌傷了腿，而另外一個又爲了結婚請假回鄉去了！這時候的教室中，便祇剩下一個學生，他看到這樣的淒慘景象，實在也無從教授，他

就拉着這個學生到教授休息室裏談閑天去了。而到了第二天，連那第三個學生也請病假了！盧才子雖然按時上課，可是教室裏却看不到一個人的影子，這是盧才子生平所認為最痛心的一件事。

附帶說一件笑話：在去年，盧冀野正替上海雜誌公司標點古書幹得起勁的時候，他爲了忙不過來，把另外一冊書讓給他的一位高足幫忘標點。文中有：「殺死閻婆媳，一脚跌翻凳。」兩句，而這位高足，却把他標點成了「殺死閻婆，媳一脚踢翻凳。」人家見了無不大笑，以爲南京才子的高足，連舊說部上大名鼎鼎的「閻婆媳」都會弄不清楚，無不引爲奇談！

魯迅 小友

姚克莘與項美麗在大華跳舞

哈·櫻·滋·味·竟·如·何

若干時前，我曾在一家什誌公司裏，看到一冊名爲「詩經」的刊物，是第幾期，却也已記不清了。隨手翻了一翻，只見新詩與舊吟什陳，其中略使我注意者，有李青崖先生的打油詩數首，幽默可誦；雖未買此什誌，而猶記其一絕云：

洵美洵美美且都，
美髻翩翩活耶穌。

終日街頭汽車跑。

哈櫻滋味竟如何？

我讀了以後，當時就發生一個疑問，我只知道市上有一種「哈密瓜」的食物出售，據說是西藏的名產，却不會聽說哈密地方還出產過什麼櫻桃的果品，未免令人不解其中的玄妙。

後來我親自問過李青崖先生，才知道「哈櫻」就是「頂」字的反切，那麼，這「哈櫻」也者，當然是指的「頂美麗女士」了。

前天偶然到大華舞場去找一個朋友，却見故魯迅的「小友」姚克莘農先生，正擁着頂美麗女士在狂舞着，可惜我終不敢唐突地上去問一聲姚克先生道：「哈櫻滋味竟如何」？

姚莘農的姑娘英茵

姚莘農求愛百折不撓

請吃俄國大菜 顯得十分殷勤

魯迅先生的死，事實給我們所看到的，一般真感到是喪失了一個良好的導師，而從內心裏激發出來的悲哀，懷着愁苦與沉痛的情緒，參加辦理魯迅先生的喪儀的人，固然是佔着絕多數，但是企圖借着這個機會來出風頭的，也不乏其人。

譬如，那位關着國際飯店長期房間，在門口掛着一塊擦得亮光光的銅牌，上面寫着「天下編者，明星影片公司編劇委員會副主任」等多種頭銜

的姚莘農，就是在魯迅先生死的機會裏出過風頭的。他每天到殯儀館作執行糾儀的工作，不時對着熟人含笑打招呼，畢挺的西裝，頭髮上塗上了多量的司丹康，在當時的人羣中真顯得祇有姚莘農最出色。

姚莘農包着國際飯店的長期房間寫作，這固然是富麗之至，文藝作家中沒有第二個有着他那種闊綽，但這還不算一回事，同時他還僱用了一個女書記，給予每月二百番的薪金，每天替他辦理抄寫稿件，以及英文打字的工作，姚莘農肯出這樣高的代價，據說這個女書記長得漂亮也是原因之一。因為這是足以使他在寫作時助長文思的。

姚莘農至今還是一個單身漢，但他現在也有一個對象，那就是在「清明時節」一片中飾一個女工的英茵，在明星半月刊「清明時節」特輯中，

姚莘農會對英茵就大捧過一番，但他每次企圖與英茵接近，英茵似乎不怎樣歡迎，對他顯得很淡然的，譬如他每次要請英茵去看電影，英茵往往婉辭拒絕，可是最近，姚莘農在英茵面前，却報効過一次了！那是英茵有一天晚上，到業餘劇人協會去排戲，姚莘農也接踵而至，英茵因為錢被人偷去了！肚子正在餓着，當她剛喊出一聲肚子餓的時候，姚莘農立刻應聲叫人喊一客俄國大菜來，請她果腹，樣子是顯得既慷慨而又富熱情，四周的人都不禁來一個集團的會心微笑，而姚莘農的面孔，則現非常光榮愉快之色。

英茵，是一個健美而也富於熱情的姑娘，如今姚莘農是顯然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在追求她，也許在姚莘農的「鄧小開」功夫之下，能有一天會「如願以償」的吧？我們在這裏，不禁要為姚莘農「馨香祝禱」了。

何其芳之苦戀

翻開報紙，知道大公報的文藝獎金已屬於曹禹蘆焚何其芳三先生。何其芳這幾年未晤的老同學，居然成爲名作家，而且獲得了大公報的文藝獎金，在高興的情緒下想起了在中學時代何君的往事來。

何君他是四川人，當他在中學讀書時，人挺老實的不大愛說話，常常在講堂的一角裏，靜悄悄地練習功課——特別是關於數理方面的功課。或者，那時何君的生活，是很寂寞的，但在寂寞的生活中，引起大家注意的，却是何君得了全班國文第一名。那時的題目記得是「我們爲什麼讀書」？但到下學期，何君就轉學了。而轉學之後，他對於文學才有了特別的愛

好一聞或在四川的報紙刊物上寫些文章。

後來，我與何君，都先後地到了上海，可是相會的機會却是很少很少。而不久何又赴京轉學了。

據說，他在中公的時候，對沈從文先生的令妹，是有一番愛慕。爲了她。他曾經寫了既香又豔的詩句，又寫了些抒情的散文。在清華時，大概朱自清先生也知道他的熱戀之苦，曾經要設法使他獲得夢魂中人；可是，不知怎的何其芳後來又忽而消失了追求的勇氣，因之終於沒有成功。但有人說，這戀愛的失敗，是有助於他成爲散文作家的。

章衣萍的一段情場失敗史

以「摸屁股詩人」蜚聲文壇的章衣萍，雖然長得像一個土布店裏的夥計，但他的生平的豔史，却是很多，從前，他住在古廟裏的時候，曾愛上了一個某學校的數學女教員蔣圭貞，花前月下，它倆常常坐在草地上，嘴裏嚼着花生果，喁喁情語，很不錯的樣子。

他倆雖親密得非凡，但是個性却是很隔膜，章衣萍是個愛好文學者，蔣圭貞却是研究數學，未免有些兒背道而馳。

有一次，章衣萍領着蔣圭貞去見胡適博士，它的意思，無非要賣弄自己的豔遇，那知蔣圭貞就在此時，却和胡適的內弟某君，竟一見傾心，原

來某君是北大的數學教授，雙方性情相同，自然要十分親熱起來。

老章受此強烈刺激，心中不快，吐了一次血，不用說蔣圭貞是完全對它淡薄啦！隔不了多時，蔣圭貞與胡適博士的內弟，有情人果成眷屬，堂而皇之的正式結婚了，氣得章衣萍書空咄咄，直到後來與吳曙天女士結了婚，纔把這一樁心事漸漸丟開。

近幾年來，已好久不聽得章衣萍的消息，大概這一位先生的羅曼史，也從此告一段落了吧。

麗尼不忘舊愛

愛人是牧師的女兒

散文寫得怪流麗，現任文化生活社編輯的麗尼，他的原名是郭安仁，他之名麗尼，其中却含有一段備極香豔的史實。

他的家庭狀況，是人們所不深知的，無論是他的知友，他也從不肯把家庭境况讓人知道；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湖北孝感人，十三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家庭流浪到武漢。

一個年輕的孩子，流浪在大都市裏是多麼危險的事，但他聰明而又討人喜歡，被一個傳教的牧師看中了，幫助他求學，他就進一個教會中學作

苦讀生，而在暇時，牧師還特地親授他英文。

牧師有個年輕的女孩子，和他的年紀差不多，兩人很相得的，一直到中學畢業，他倆一向廝守着，愛性的種子早已播種下了。

「麗尼」，就是那個牧師的女兒——他的愛人的名字，牧師雖然是美利堅人，但對於女兒和一個不同種族的人相愛着，却並不制止，甚至有時還給兩人一點機會，所以她和他是很平安的浸在愛河里。

後來，牧師奉本國教會的命令，調到雲南去佈道，自然囉，他的女兒是要帶去的，於是兩人嘗到了別離的滋味。

別離後，他倆的通信是一個星期兩封。不間斷的，這樣經過了若干時期，而牧師的女兒病了，因為雲南的偏僻，沒有好醫生好醫院，一病而竟

不起。他得到這消息時，他很悲傷地寫了一首「商籟體」十四行詩哀悼，用了麗尼的名字來作筆名，算是紀念那死去的愛人。

如今，這麗尼的筆名，已掩蔽了他郭安仁的本名了。

周樂
山著

春的騷動

一角
五分

胡萍盛地主之誼

王平陵大滬跳舞

南京文壇要角王平陵，有一次在新年假期內悄然來滬，每夜出現於跑馬廳路的大滬舞廳，與一個姓李的舞女混得火熱。茲據調查，王平陵那一次來滬，胡萍女士曾盡過一次地主之誼，地點就在大滬，胡萍在一個晚上所耗費的宴舞之費，達六七十元。據說胡萍有一次到南京去，王平陵曾十分優渥的招待過她，所以她也不能不很慷慨的作一次東道之主了。

周瘦鵑的閒情韻事

紫羅蘭一段本事

申報「春秋」編者周瘦鵑，是鴛鴦蝴蝶之巨擘，據說高爾基的作品，還是他首先介紹到我國來呢。

他的生活是相當的寫意，每星期跑一趟上海發稿，其餘的光陰都在家裏消磨，安排在種花養魚上，他的住宅在蘇州，名叫「紫蘭小築」，因為他對於紫羅蘭花特別地愛好，所以他別號叫「紫羅蘭窟」閒情逸緻，名士氣十足。

最近，他的愛子周榕，在家裏溺死，悶悶不樂，曾有過「哭兒」等抒

情之作，也不脫書生本色。

他爲悼兒起見，特將他兒子生前所收拾的盆景花卉，參加那蘇州公園的蒔花展覽會，還附以說明，有：「……物在人亡，余心中之悲可知也」之語。

他和他的老婆，自然是「相敬如賓」的，但，他和老婆上街時，總不肯把包車給老婆坐，讓老婆坐黃包車；與一般人之對老婆「禮讓」，截然不同。

關於紫羅蘭，周先生有着哀豔的本事；他有一個女友，是上海某貴族的女兒，由於文字因緣，才子佳人，惺惺相惜，可是因先生早已結了婚，這位女友便堅持獨身主義。在園裏種滿了紫羅蘭，以表示她友情之深，匆

勿十餘年了他倆還是相愛着，周先生每一次來滬，在電車中，有一個幽麗的少婦伴着，那便是紫羅蘭的靈魂了；可是，他倆恐怕碰見熟人，彼此各不招呼，假裝着陌生的樣子，用心真太苦了。

古 本 奇 齋

遊 仙 窟
幽 夢 影

每 本 一 角
每 本 一 角

張秋蟲的紅粉知己

秦淮歌女筱孟君，曩在滬上，聞與名小說家張秋蟲先生甚稔，孟君之入京鬻歌，亦係張所推轂也。孟君嬌小如香扇墜，極可人意，爲此豸顛倒者大有人在，每晚孟君所接之條子，輒有十數起，孟君以應接不暇，則擇相稔者應付五六條，孟君在京，進益頗不惡，而拘謹亦愈甚，蓋頗欲做一點牌子也。孟君每提及張秋蟲，輒有知己之感，惜秋蟲雖經朝報社長王子波函電交馳，甘詞厚幣以請，至今猶無入都消息，否則以秋蟲之個儻風流，必爲夫子廟平添許多佳話也。

春色圖畫半月刊

出版三年

三色封面肉感美麗

附郵票五

從未脫期

明星照片人體多幅

分寄上海

信用素著

每冊只售國幣一角

卡德路一

編制新穎

定閱全年二元二角

五三弄千

取材精嚴

贈蔣芷芬女士冊頁

秋出版社

趣味生動

可題上款不取分文

卽奉一冊

定閱全年加贈冊頁

贈閱本樣郵票五分

常年定戶提早寄出

本刊按期

均提早一

二日出版

定戶除得

贈品外均

按期早寄

民國廿六年八月初版

作家賦事

▼每本實售國幣四角

版權
所有

翻印
不許

編纂者 杜君謀

發行者 陳富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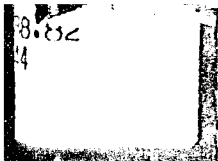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大方印務局

上海卡德路郵局南

電話 三六一二二

上海卡德路郵局南一五三弄四號

總發行 千秋出版社



册每

行安社版出秋平海七